

Edouard Manet, *Boy with Cherries*, c. 1859. Oil on canvas, 65 x 55 cm. Museu Calouste Gulbenkian [Fundacao Calouste Gulbenkian], Lisbon.



Edouard Manet, *The Young Lange*, c. 1861. Oil on canvas, 115 x 72 cm. Staatliche Kunsthalle, Karlsruh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douard Manet, *Portrait d'Henry Bernstein enfant*, 1881. Oil on canvas, 135 x 97 cm. Private collection.



Edouard Manet, *Boy Carrying a Tray, or Boy with Fruit*, 1860-1861. Watercolor and gouache over graphite on paper, 21 x 11.4 cm. The Phillips Collection, Washington, D.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馬內的兒童肖像與十九世紀中期巴黎的資產階級童年*

劉巧楣**

【摘要】愛德華・馬內（Edouard Manet，1832－1883）經常描繪兒童不同年齡與階級的兒童，題材包括肖像、街頭音樂家、僮僕、在私人或共花公園遊戲中的孩童、以及遊蕩青少年。這批作品數量多而變化豐富，超出當今藝術史研究的視野，但尚未獲得充分重視與研究。本文以馬內的的兩幅男童肖像畫為主題，解釋其社會文化脈絡及現代性。馬內的男童肖像年代涵蓋其創作生涯，提供較寬廣的對照架構，而且常見來自跨國家庭，構成當時巴黎資產階級兒童的複雜樣本。肖像畫向來被視為刻畫品格或性格的藝術，兒童肖像可說是在孩童的性格形塑過程中，由畫家或訂製者挑選其特質來製作人像。兒童肖像連結了當代意象、論述與社會現實，實為一種複雜的文化歷程。因此，馬內的兒童肖像如何回應同時期巴黎資產階級的童年觀念，構成豐富的對照實例。

關鍵詞：馬內、肖像、童年、巴黎、十九世紀

愛德華・馬內（Edouard Manet，1832－1883）向來被視為現代繪畫的先驅，善於描繪第二帝國時期（1852－1870）的巴黎都會生活。① 然而，他也經常描繪兒童形象，其豐富題材超出了當今藝術史研究的視野。他觀察不同年齡與階級的兒童，包括肖像、街頭音樂家、僮僕、在私人或公共花公園遊戲中的孩童（圖1）、以及遊蕩青少年。馬內的兒童形像大約有二十六幅油畫與九件粉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NSC 95-2411-H-002-092-、專書計畫NSC 98-2410-H-002-111-、Fulbright Scholarship（2007－2008）之研究成果。感謝T. J. Clark對筆者於2007－2008年訪問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期間的建議。感謝林容伊、劉宜旻協助校稿。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副教授

① T. J. Clark,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彩，加上七十多幅素描與水彩。② 這些圖畫的場景大致區分為三類：公共空間、居家活動、與兒童肖像。相對於同時期常見的純真孩童形貌，馬內多以景物或背景色彩的變化，襯托獨特的兒童姿態。這批作品至今尚未有深入研究。

馬內對兒童的關注與他的創作發展密不可分。在1858－1860年間，一名男童模特兒亞歷山大（Alexandre）經常進出馬內的畫室，有一回偷吃預備畫靜物的水果，被畫家輕微責備，隔天馬內在畫室發現男童已上吊自殺。馬內的情緒深受困擾，兩度搬遷畫室。他在1860－1862年間畫了許多兒童形象，有如創傷治療。《男童與櫻桃》（圖2）以亞歷山大為模特兒，藝評家杜雷（Théodore Duret， 1838－1927）視之為馬內最早的原創作品之一。③ 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以散文詩〈繩索〉敘述馬內的創傷經驗，事後男童的母親來索取那條自殺用的繩索，畫家認為她是藉此物紀念亡兒，但稍後發現是因為在平民信仰中，上吊自殺用的繩索可為持有人帶來財富，馬內於是領悟，母愛是人間「最自然的幻覺」。④ 〈繩索〉點出，兒童的軀體和生死反映著社會現實，母愛並非如盧梭倡議的自然法則。

馬內從1860年前後開始繪製兒童形象，與波特萊爾的現代繪畫理論關係密切。1862年他在杜樂希花園畫兒童寫生，常與波特萊爾在多托尼咖啡館（Café Tortoni）共進午餐，⑤ 兩人相互回應彼此對巴黎兒童的觀察或想像。波特萊爾認為描繪現代生活的畫家需兼顧藝術的兩種特性，即飄忽（*le fugitive*）與恆常不變（*l'immuable*），而畫家需具有敏銳感性，有如兒童、野人或大病初癒者。⑥ 因此，馬內與波特萊爾的童年觀念如何互動，馬內如何再現童年與現代性，實為關鍵問題，應進行細緻的比對。

近年來兒童形象成為藝術史的新議題，對於馬內的兒童形象亦有若干出色

---

② See Denis Rouart and Daniel Wildenstein, *Manet. Catalogue raisonné* (Geneva: La Bibliothèque des arts, 1975), 2 vols, abbreviated as RW hereafter.

③ Théodore Duret, *Histoire de Edouard Manet et son oeuvre* (Paris: Gallimard, 1906), p. 24.

④ Charles Baudelaire, "La corde" (1864),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1975-1976), 1, pp. 328-331.

⑤ Antonin Proust, *Edouard Manet. Souvenirs* (1897; Paris: L'Echoppe, 1996), p. 29.

⑥ Charles Baudelaire, "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 (1863), *O.C.* 2, pp. 687-6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安娜・格林（Anna Green）指出波特萊爾的現代繪畫理論為馬內說明了現代性的譬喻—童年。⑦ 她認為現代性的展現未必在於特殊的視覺形式或作法，例如雷諾瓦（Auguste Renoir，1841－1919）使用印象主義技法畫女性與兒童，卻堅信傳統的家庭角色分配，反而是少數學院派藝術家能賦予兒童形象較現代的內容，如培雷茲（Fernand Pelez，1848－1913）頗關注平民的童年。⑧ 又如葛雷・湯瑪士（Greg Thomas）研究印象主義的兒童形象特點，指出馬內的女童形象較有獨特性，而雷諾瓦所繪則符合當時社會喜愛的人偶形象。⑨ 然而，對於馬內的兒童形象，現有研究傾向選取一二件作品以說明其特點，尚未觸及其數量與類型變化。

以童年史研究而言，通論的歸納常招來化約論的疑慮。阿希葉斯（Philippe Ariès）的童年史經典研究中，指出歐洲在1800年以後才有「童年的情感」，⑩ 但其觀點在近二十年的童年史研究中已經遭受質疑，學者已指出中古時期的親子情感。⑪ 而在1800年以後，法國社會對兒童的態度，也不盡然依循盧梭的觀點。再者，由於兒童的發言權有限，因此直接相關的文獻較少，研究者多在論述家庭或人性的文本中尋找線索。從1980年代末起，文化史學者嘗試透過自傳、回憶錄之類的「自述文獻」（ego documents）重建兒童觀點。⑫ 自述文獻涉及書寫慣習，或記憶的主觀性，需有脈絡參照，始能避免表面的歸納。資料充足的個案可提供明確的分類與參考點，在適當解釋自述文獻與文學作品的互文關

⑦ Anna Green, *French Paintings of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1848-1886*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7), p. 28.

⑧ Anna Green, *French Paintings of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p. 129-146.

⑨ Greg M. Thomas, *Impressionist Children: Childhood, Family, and Modern Identity in French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3-71.

⑩ Philippe Ariès,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2; 1973).

⑪ Danièle Alexandre-Bidon, Didier Lett, *Les enfants au Moyen Âge, Ve-XVe siècle* (Paris: Hachette, 1997), pp. 9-13.

⑫ Rudolf Dekker, translated by Benjamin Roberts and Rudolf Dekker, *Childhood, Memory and Autobiography in Holland: From the Golden Age to Romanticism* (199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係之後，能賦予童年史鮮活的具體內容。⑬ 馬內的兒童形象正是一批質量俱佳的研究材料，透過圖像與文獻的參照，足以建立紮實的互文關係與社會脈絡。

在前述馬內的三種兒童形象類型中，兒童肖像人物有較為明確的身分與相關傳記文獻，特別有利於建立比較清晰的社會文化脈絡，有助於進一步探討馬內的其他兒童形象。馬內的兒童肖像數量不少，作品總錄收入大約十二件：七件油畫、⑭ 三件粉彩、⑮ 兩件素描，⑯ 畫中兒童的社會背景相對比較明確，主要是馬內的家族成員、親屬或社交友人，其年齡層涵蓋了童年的許多階段，從新生兒、學步兒到十歲左右，以幼年居多，顯示畫家相當重視幼童肖像。再者，他的女童肖像多繪製於1876-1881年間，男童肖像的年代則涵蓋其創作生涯，提供較寬廣的對照架構。

馬內通常以粗略的筆觸、及顏色與光影的轉換來表現男童的特點。其中最出色者應屬《小蘭格》（圖3）與《男童亨利・伯恩斯坦肖像》（圖4），這兩件肖像以暗色調背景包圍著遊戲中的男童，其身形因而顯得更靈活。這兩名模特兒的家庭都與巴黎的中上階級（*grande bourgeoisie*）密切連結。小蘭格可能來自英國的跨國企業家族，亨利的父親經營珠寶業，母親出身美國銀行家族。⑰ 兩者構成當時資產階級兒童的跨國樣本，又分別屬於新教與猶太教家庭，這種深層的文化基礎影響著家庭文化與兒童教養的差異，馬內又如何觀察或回應這種現象，有必要深入分辨。

肖像畫向來被視為刻畫品格或性格（*caractère*）的藝術，⑱ 因此，兒童肖像必然引發語義的矛盾，亦即在孩童的性格形塑過程中，由畫家挑選其特質來製

---

⑬ For instance, Colin Heywood, *Growing Up in France: From the Ancien Régime to the Third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7-35, on Jules Vallès' childhood memory.

⑭ RW, *Manet. Catalogue raisonné*, I-61, 247, 283, 284, 298, 371, 399.

⑮ RW, *Manet. Catalogue raisonné*, IIA-80, 81, 82.

⑯ RW, *Manet. Catalogue raisonné*, IIB-447, 448.

⑰ Julie Manet, *Journal, 1893-1899* (Paris: Editions Scala, 1987).

⑱ See also F. David Martin, "On Portraiture: Some Distinctions,"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20: 1 (Autumn 1961), pp. 61-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人像。換言之，兒童肖像連結了當代意象、論述與社會現實，實為一種複雜的文化歷程。因此，畫家如何觀察個別家庭教養的期望、兒童的真實性情，以及畫家的童年經驗與觀念，都構成具象化（figuration）的參考架構。在此脈絡下，馬內的兒童肖像如何回應同時期巴黎資產階級的童年觀念，構成豐富的對照實例。

本文探討這兩幅肖像畫與相關文獻，比較當代童年的視覺化，如中產階級喜好的兒童肖像與童書插畫，說明馬內如何點出人物的家庭背景，呈現童年的不確定性。由於馬內被定型為前衛畫家，他的肖像畫目前僅見有關以女性為主題的研究。⑲ 魯本（James H. Rubin）的認為馬內在1860年代的肖像具有綱領性（programmatic），而其肖像畫至1870年代達到豐盛的程度。⑳ 直到2012－2013年的肖像專題展才有所進展，將兒童肖像歸類為社會地位肖像（status portraits）。㉑ 目前《小蘭格》仍未獲充分重視，故本文以較多篇幅探討此男童的身世與形象，以確立馬內的觀察角度。其次，《男童亨利・伯恩斯坦肖像》呈現家庭教養和空間對男童性格的形塑作用。最後，本文檢視馬內如何刻劃兒童的性格，凸顯其姿態與表情，對照兒童醫學與心理學的萌芽，及其與童年文化的關係。本文論旨為，馬內的兒童肖像多用破碎的筆觸與色調，人物外貌簡略，但其細微肢體動作卻頗多變化，呈現巴黎資產階級家庭文化的新趨勢。

一、《小蘭格》（*The Young Lange*）

《小蘭格》的特色在於模特兒獨特的裝束和朦朧的暗色調背景（圖3）。男孩的右手緊握著馬鞭，以及像是猩紅色韁繩的物品，㉒ 應是珍貴獨特的物品。

---

⑲ Leah R. Lehmbeck, “Edouard Manet’s Portraits of Women,” (Ph.D disser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2007).

⑳ James H. Rubin, *Manet: Initial M. Hand and Eye* (Paris: Flammarion, 2010), p. 191.

㉑ MaryAnne Stevens and Lawrence W. Nichols, eds. *Manet: Portraying Life*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12), pp. 124-126.

㉒ Juliet Wilson-Bareau, “Manet and Spain,” in Gary Tinterow, ed., *Manet/Velázquez. The French Taste for Spanish Painting*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3), p. 2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若干光點圍繞著男孩的頭部與腳部，增長了他的傑出氣度，變動的地面光線襯托他的堅定姿態。環繞中心人物的破碎筆觸造成一種夢幻特質。淡紅與淡綠的色塊使他有些骯髒的身影更顯戲劇化，似乎正因剛才的劇烈活動而冒汗，而且下一秒即將繼續。光影變換的區塊包圍著他的頭部。畫中沒有任何一物是堅實或明確的，粗獷的筆觸似乎將這名兒童憑空召喚出來，這繪畫魔法應是受到維拉斯奎茲（Diego Velázquez，1599－1660）的啟發。此外，這幅畫中的地面光線變化，以及《持劍的男孩》（圖5）背景牆面上平滑的深色調，皆顯示馬內重視兒童形象的背景用色，並使這幅肖像產生舞台表演的效果。雖然在人物的形貌描繪上採現實主義，但因其不甚清晰的背景，使得這幅肖像畫看起來十分虛幻。

小蘭格的服裝顯示特有的家庭背景或紀念價值。這名小男孩年紀約七或八歲大，穿著混搭的法國軍裝：海軍白領襯衫、寬大的朝聖者捲袖斗篷（*pèlerin*），法國的北非輕步兵（*zouave*）褲裝覆蓋在綁腿上。㉓ 相較於同時期的輕步兵軍服，如希岱（Gustave de Ridder，1861－1945）收藏的1860年彩色石版畫法國軍服，㉔ 小蘭格的服飾只有褲裝相近，他穿戴自由，不拘泥於成套服飾，斗篷捲袖上的鑲邊以黑色顏料厚塗，凸顯服裝的多層次搭配，兼具創意和保暖功能。對照馬內家庭名片相簿中的兒童肖像穿著成套服裝，㉕ 顯示小蘭格自選最愛的服飾隨興組裝，在遊戲間暫停一會，擺出得意的姿態。

從兒童遊戲的傳統看來，《小蘭格》提倡童年的自由空間。哥雅（Francisco de Goya，1764－1828）在家庭肖像中描繪帶著玩具的兒童，體現了盧梭主義概念的童年（圖6）。浪漫主義畫家開始呈現兒童與自然相呼應的潛能，例如倫格

㉓ Adolphe Tabarant, *Manet. Histoire catalographique* (Paris: Editions Montaigne, 1931), p. 89; *Manet et ses oeuvres* (Paris: Gallimard, 1947), p. 58.

㉔ [Gustave de Ridder, ed.,] *Costumes militaires français* (Paris: Lemière, [impr. de Becquet frères], 1860), pl. 22.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Estampes et photographie, 4-OA-410.

㉕ [Album de portraits cartes de visite ayant appartenu à Édouard Manet] 1860-1883. 1 album de 193 photogr. pos. sur papier albuminé, d'après des négatifs sur verre au collodion ; 31 x 24 cm (vol.)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Estampes et photographie, 4-NA-115. Collection Étienne Moreau-Nélaton (1859-1927). Digitized album (Ohio, Toledo Museum of Art;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 2013) shown at 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 London, Spring 2013.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Philipp Otto Runge，1777－1810）在《胡森貝克家的孩子們》（1805－1806）中，描繪三個健壯的幼童在自家後花園遊戲，對照遠方渺小的漢堡景觀。㉖《小蘭格》（圖3）也放大兒童遊戲的特點，男童的右手圓胖而手指短小，得意地緊握馬鞭。然而，暗色調的朦朧背景只有左下方三筆斜向綠彩，暗示零散的花園光線和色彩，更像室內景色或半室內花園，例如陽台附近植栽的光影。小蘭格的騎術玩具與轉瞬的動作顯示出他自由自在地玩耍，而不明確的背景可能顯示父母對兒童遊戲空間的彈性，室內空間成為男孩想像馳騁的荒野。

1860年左右的巴黎中產階級頗為重視兒童的遊戲。玩具產業化在1791年廢除行會之後興起，1800－1860年之間將近八百名玩具商，多集中在巴黎，以特產馳名。㉗ 一位重要的倫理學家與共和派保羅・詹奈（Paul Janet，1823－1899），建議父母讓年幼的孩童適度沉浸於遊戲之中，因為「（遊戲）對他而言比注意服裝整潔來得更重要……禮節之於兒童，只是一種障礙，以他的心智程度尚難以理解」，而明智的教育應盡量保存並延長兒童心中的童年。㉘ 藝術理論家田訥（Hippolyte Taine，1828－1893）在旅行筆記中介紹英國中上階層的男童教育，強調他們比法國孩童更自主，能選擇如何運用個人時間和空間，課外運動時間比法國青少年來得多。㉙ 田訥認為應效法英國對體育的重視，以及學生的獨立性。

這幅畫中男孩的騎術遊戲與沉思表情，令人聯想波特萊爾對兒童幻想遊戲的看法。詩人強調童年的靈性在其藝術孕育之中，在他們的廣大世界中，兒童以簡單物品創造出無限想像，例如椅子可以同時代表客運馬車、馬匹與旅人。他注意到兒童將機械視為有靈魂存在，以及一些孩童對這些工業製造的小物品

㉖ Philipp Otto Runge, *The Hülsenbeck Children*, 1805-1806. Oil on canvas, 131.5 x 143.5 cm. Kunsthalle, Hamburg, Germany. See Robert Rosenblum, *The Romantic Child: from Runge to Sendak*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㉗ Michel Manson, *Jouets de toujours, de l'antiquité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Fayard, 2001), pp. 321-322.

㉘ Paul Janet, *La famille: leçon de philosophie morale* (Paris: Ladrange, 1856), pp. 139, 145.

㉙ Hippolyte Taine, *Notes sur l'Angleterre* (Paris: Hachette, 1872, 1899, 11th ed.), pp. 137-1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抱持的神秘怒氣，極力摧毀。㉚ 他所描述的兒童想像與破壞力，幾乎有如革命的社會寓意。馬車工藝是十九世紀巴黎新興的奢侈品產業，在第二帝國時期達到顛峰。從1860年前後急起直追英國的技藝水平，製造工坊發展各種款式，在1878年的萬國博覽會中宣稱其技術超越英國，只保留兩輪車款做為後者的專長。十九世紀下半的巴黎資產階級，都以擁有一部精美的私家馬車自豪。㉛ 可見波特萊爾的童年自主概念頗複雜，深受家庭生活、產業化與都會生活影響。

《小蘭格》與當時資產階級喜愛的兒童肖像不同。例如在雷諾瓦的《保羅・莫尼葉》（圖7）中，八歲的中產階級男童穿著精緻的套裝，斜坐在扶手椅上，展現其禮儀教養與優雅氣質，男童背後的牆上可見一幅油畫的下段，上有雷諾瓦的簽名，顯示其家長喜愛收藏繪畫。保羅的父親出身廚師，在巴黎經營糕點店和餐廳致富，1881年搬到近郊歐維（Auvers-sur-Oise），又在盧昂（Rouen）購入一家「太子與西班牙旅館」（Hôtel du Dauphin et d'Espagne），經營到1894年。㉜ 雷諾瓦的男童肖像中，以印象主義技法呈現教養得體的孩童，配合雅緻的室內裝飾，頗吸引當代資產階級。相較之下，《小蘭格》的西班牙畫風呼應1860年代初期巴黎的新興藝術品味，㉝ 採取西班牙畫風表現高貴而粗獷的陽剛氣息。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巴黎，什麼類型的父母會欣賞《小蘭格》中的活潑男孩？ 1840年代的巴黎資產階級父母，大多預期兒子的肖像衣著體面莊重。在一

㉚ Charles Baudelaire, "Morale du joujou" (1853), O.C. 1, pp. 581-587. English translation in Jonathan Mayn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pp. 198-204. See also Marilyn R. Brown, "Introduction: Baudelaire between Rousseau and Freud," in M. R. Brown, ed., *Picturing Children: Constructions of Childhood between Rousseau and Freu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2), p. 8.

㉛ Jean-Louis Libourel, "La Carrosserie, un art français," in Christopher Augerson, Jacques-Olivier Boudon, Hélène Delalex, eds., *Roulez carrosses!* (Paris: Skira-Flammarion, 2012), pp. 107-145.

㉜ On the family of Paul Meunier, see Colin B. Bailey, ed., *Renoir's Portraits: Impressions of A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52-154.

㉝ Gary Tinterow, ed., *Manet/Velázquez*.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1846年的相片中，十四歲的愛德華服裝考究，展現其家境優勢（圖8）。父親為法界顯貴，愛德華卻選擇繪畫。他在1860年畫父母親肖像時（圖9），代表父親已能接受其畫藝。奧古斯特．馬內（Auguste Manet，1797－1861）屬於巴黎的菁英團體—高等法院（*parlements*）的司法官，特別重視修辭學的古典文化。㉞ 他從1829年起於法務部（*ministère de la Justice*）負責人事部門，在1832年一月獲頒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㉟ 從1815至1848年，巴黎兩千位左右「大選舉人」（*grands électeurs*），每年繳稅在一千法郎以上，其中有137至213位左右為公教人員、軍官，高等法院司法官多在其中，公務和自由業人士的比例日益上升。㊱ 然而，七月王朝的法律職業吸引過多中產階級子弟，導致無社會後盾的法官薪水頗低。㊲ 肖像中奧古斯特衣領上別著榮譽勳章的紅絲帶，而畫家幾度修改，讓兩人的面貌比初稿更為老成嚴肅而疏遠。這幅肖像背景簡略，馬內夫人的朋友認為欠缺資產階級宴客廳（*salon*）的體面布置。㊳ 在帝國時期（1804－1815），肖像中的榮譽勳章紅絲帶已成為地位尊貴的表徵，㊴ 馬內並用華服像（*portrait d'apparât*）和居家服，不拘泥於肖像類別 。由此觀之，子女職業未依循常軌的資產階級成員，對肖像畫抱持較寬容的眼光。

小蘭格的父親來自英國的新興產業階層。馬內於右下方的題字「致h蘭格女士……」（"*à Mme h. Lange/éd. Manet*"）顯示，這名男孩為英國船商丹尼爾．蘭格爵士（Sir Daniel Adolphus Lange，1821－1894）家族的子嗣。這幅肖

㉞ Théodore Duret, *Histoire de Edouard Manet et de son oeuvre*, p. 4.

㉟ Adolphe Tabarant, *Manet et ses oeuvres*, p. 7.

㊱ Adeline Daumard, *La Bourgeoisie parisienne de 1815 à 1848* (Paris: Albin Michel, 1963; repr. 1996), pp. 147-179.

㊲ Louis Mozoyer, "Catégories d'âge et groups sociaux. Les jeunes générations françaises de 1830,"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0: 53 (septembre 1938), p. 409.

㊳ Eric Darragon, *Manet* (Paris: Citadelles, 1991), pp. 58-59.

㊴ Portrait of Louis-Guillaum Ternaux, in Jean Tulard,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Consulat et l'Empire*, (Paris: Association de Publication pour une Histoire de Paris, 1975) p. 69, quoted in David Garrioch, *The Formation of the Parisian Bourgeoisie, 1690-18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56.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像（RW I-61）藏於蘭格女士的巴黎住家，1911年由小伯恩海姆畫廊（Bernheim Jeune gallery）收購。威爾森巴羅指出，男童的父親很可能為蘭格爵士，其為運河建造國際委員會一員。馬內的母親和妻子所主持的週二家庭晚會名單，以及家庭相簿裡的一張照片，都可見到一位姓氏為蘭格的賓客。㊵ 然而，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法國中上階級婦女姓名有其社會規範，已婚婦女慣用「夫人（Madame）＋夫名＋夫姓」的寫法，離婚婦人則寫作「夫人＋婦名＋前夫姓」。㊶ 因此，馬內的題款應是指稱夫婿姓名，即男童的父親，可能是「蘭格兄弟公司」（“maison Lange brothers et co.”）的一員。㊷ 現存馬內的訪客名片簿中有位蘭格先生，年齡約在三十至四十歲之間，可能與D. A. Lange年紀相近。㊸ 從蘭格家族在事業上的密切合作來看，透過蘭格的事業發展與社交軌跡，大致可以勾勒小蘭格的家庭教育模式。

男孩的服裝顯示與北非的關聯。十九世紀中期法國男童的服裝少變化，常為父母裝束合宜的縮小版，十或八歲以下的男童服裝樣式較多。輕步兵外套流行於1850至1860年代，1880年代的男童套裝仍可見到。㊹ 1860年前後小男童的服裝相當一致，常見寬短裙配上輕步兵薄外套，㊺ 幼童著裙裝是為了排泄自主訓練的傳統作法。七至八歲的男童則穿著半長褲，通常與上衣採相同衣料花

㊵ Juliet Wilson-Bareau, in Gary Tinterow, ed., *Manet/Velázquez*, pp. 487-488.

㊶ Eric Mension-Rigau, *Aristocrates et grands bourgeois: education, traditions, valeurs* (Paris: Perrin, 1994), p. 287.

㊷ British navy archives, foreign births of 1837-1862, a male Lange baby, without given name and date. Name: Male (unnamed) Lange. Ref: page 249. Source: GRO Marine Births Indices (1837 to 1965). www.findmypast.co.uk, accessed 26 April 2011, National Archives, London.

㊸ [Album de portraits cartes de visite ayant appartenu à Édouard Manet] 1860-1883. Collection Étienne Moreau-Nélaton (1859-1927), F. 19. http://catalogue.bnf.fr/, accessed 3rd February 2013.

㊹ Noreen Marshall, *Dictionary of Children's Clothes: 1700s to Present*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2008), p. 256.

㊺ “Costume pour petit garçon... le costume de rigueur aujourd'hui pour les petits garçons, c'est-à-dire une jupe ample et courte et une veste zouave...”; *La Mode illustrée: Jounal de la famille*, no. 19, 5 (mai 1860), p. 145.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紋，較為輕軟，配件有護腕、綁腿。㊻ 1860年代初，外出服中女童裝都以法國設計為主流，但八、九歲男童的服裝則喜用異國服飾，例如1860年初冬所見的俄羅斯套裝和安達魯套裝。㊼ 最接近小蘭格服裝的樣式出現在1864年初冬的《圖繪時尚》（*La Mode illustrée*），是成套的輕步兵裝。㊽ 北非陸軍被視為法國軍隊最英勇的部隊，其中的輕步兵尤為驍勇無畏，這批現代軍隊的殤落之子（*enfants perdus*）被譽為「非洲雄獅」（*lions d'Afrique*）。㊾ 小蘭格穿著輕步兵褲，上身穿海軍服，顯示他的身體技能良好，具有上層社會家庭教育的陽剛氣質。然而，他的姿態有別於英國兒童肖像的莊重，英、法上層兒童教養慣習（*habitus*）並存，因而彰顯童年的複雜性。

蘭格家族與斐迪南・德・勒塞浦（Ferdinand de Lesseps，1805－1894）往來密切，肇因於開鑿蘇伊士運河的計畫。1857年左右，丹尼爾・蘭格於倫敦橋附近的馬克巷五十號經營船運公司。㊿ 他約在1821年生於尼德蘭，父親為約翰・蘭格（John William Lange），丹尼爾・蘭格於1845年歸化英國籍，(51) 1867年取得公民權。(52) 他在1880年六月娶妻碧翠斯・弗林那比（Beatrice Emily Frinneby，b.

㊻ "Blouse de petit garçon de sept à neuf ans"; *La Mode illustrée*, no. 42 (13 Octobre 1860), p. 329.

㊼ *La Mode illustrée*, no. 45 (3 Novembre 1860), p. 353, "Costume russe pour petit garçon de huit ans, Costume andalou pour petit garçon de quatre ans. "

㊽ *La Mode illustrée*, no. 47 (20 Novembre 1864), p. 371, "Costume pour petit garçon de six à huit ans."

㊾ Delaunay, "Types militaires: Revue de Champs de Mars," *Le Monde illustré*, t. 1, no. 5 (16 May 1857), p. 12, illustration *Zouave, chasseur et voltigeur de la garde*.

㊿ Daniel Adolphus Lange, *Lord Palmerston and the Isthmus of Suez Canal. Two Letters Addressed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London: Richardson, 1857), pp. 11-13. See also François-Philippe Voisin, *Le canal de Suez* (Paris: Vve C. Dunod, 1902-1906), vol. 1, part 1, *Historique administratif et actes constitutifs de la Compagnie*, p. 108, on Lesseps's tour in England.

(51) "The Suez Canal. The Dismissal of Sir Daniel from the Direction. London, Feb. 29." *New York Times*, 1st March 1876; http://www.nytimes.com/, accessed 12 March 2011.

(52) Parliamentary archives, House of Lords, Private Act (Not Printed), 30 & 31 Victoria I, c. 13 HL/PO/PB/1/1867/30&31V1n308 1867, 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1.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1864），㊸ 是鄉紳弗林那比（Augustus F. R. Frinneby）的長女。㊹ 婚禮在帕丁頓的聖麥可與天使教堂（St Michael and All Angels, Paddington）舉行，㊺ 屬於英國國教。碧翠斯育有三位子女：兩女分別生於1881年與1885年，㊻ 兒子生於1888年。㊼ 小蘭格比他們年長二、三十歲，而其肖像留存在蘭格夫人宅邸，位於當時法國權貴聚居的布隆尼森林（Bois de Boulogne）。蘭格爵士在1894年卒於倫敦密德薩斯聖喬治哈諾維廣場（St. George Hanover Square, Middlesex, London）的宅邸。㊽ 身為皇家地理學會及藝術學會的會員，蘭格爵士是移民晉身上層社會的典範。

蘭格原為土木工程師與船運商，從1857年起協助勒塞浦的蘇伊士運河計畫。㊾ 勒塞浦是七月王朝的外交官，於1833年派駐埃及，結識1833－1837年在埃及的聖西蒙派教主昂方丹（Barthélemy Prosper Enfantin，1796－1864），開始運河的構想。兩人在1854年於巴黎重逢，擬定開鑿蘇伊士地峽計畫，但勒塞浦在1854年獨得開鑿運河的特許。㊿ 勒塞浦是皇后鄂珍妮的表兄，於1856年春夏

㊸ "Births from quarter Jan-Feb-Mar 1864, Name: Beatrice Emily Frinneby, District: Wandsworth, Ref: volume 1D page 501"; www.familypast.co.uk, accessed 26 April 2011. See also Edward Walford, *The Country Famil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r, Royal manual of the titled and untitled aristocracy of England, Wales, Scotland, and Ireland* (59th ed., 1919), p. 210.

㊹ *England & Wales, Free BMD Marriage Index: 1837-1915*, http://www.findmypast.co.uk/, accessed 26 April 2011.

㊺ *London, England, Marriages and Banns, 1754-1921*, http://www.findmypast.co.uk/, accessed 26 April 2011.

㊻ *London, England, Births and Baptisms, 1813-1906*, www.familypast.co.uk, accessed 26 April 2011.

㊼ *England & Wales Christening Records, 1530-1906*, www.familypast.co.uk, accessed 26 April 2011.

㊽ http://search.ancestry.co.uk/, accessed 26 February 2011.

㊾ D. A. Farnie, *East and West of Suez: the Suez Canal in History, 1854-195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p. 44. Sa'id Pasha signed the first act of concession authorizing de Lesseps to pierce the isthmus of the Suez in November 1854.

㊿ Jean Martin, *L'Empire renaissant, 1789-1871* (Paris: Denoel, 1987), pp. 173-177, 293-2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間數度造訪倫敦，[61] 時常面會蘭格。兩人又於1857年四月至六月間同遊英國，尋求商業贊助。自由派的帕默斯頓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兩度執政（1855－1858, 1859－1865），前期對法國企業頗多疑慮。蘭格積極準備文件，以促成倫敦市長召集市議會討論蘇伊士運河，同年七月兩次寫信給《泰晤士報》，分別回應帕默斯頓子爵與倫敦市長的反對意見。[62] 由於其他歐洲國家的支持，勒塞浦即刻動工，並於1858年十一月在巴黎募款成立公司，募得款項超過所需資金的半數。該公司股票在1862年五月十九日於巴黎上市，銷售點為位於旺東廣場（16 Place Vendôme）的公司本部，外省及國外則透過銀行和有商務往來的企業代售。[63] 1859年九月一日，蘭格身為蘇伊士運河公司董事暨英國股東代表，要求下議院通過運河工程並解除政府阻撓。[64] 1859年九月七日，勒塞浦向歐洲各國求援以對抗英國政府，取得奧地利、俄國及義大利的承諾。蘭格被迫在十一月十二日辭去董事職位，仍擔任勒塞浦的英國代理。[65]

蘭格與勒塞浦有親戚或世交關係。在1870年四月對藝術學會報告蘇伊士運河工程進度中，蘭格表示曾收到勒塞浦來信稱述家族友誼，以及訪英倡導開鑿蘇伊士運河。[66] 當時法國中上層社會慣用「家族友誼」（*amitié de famille*）指稱同輩表親的關係。[67] 再者，十九世紀的家庭制度強調齊家（domesticity），導致

---

[61] John Marlowe, *World Ditch: the 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p. 96.

[62] D.A. Lange, *Lord Palmerston and the Isthmus of Suez Canal*. On Lesseps's tour in England from 29 April to 24 June 1859 and Viscount Palmerston's opposition, see John Marlowe, *World Ditch*, p. 100.

[63] Voisin, *Le canal de Suez*, vol. 1, part 1, pp. 121-122.

[64] D.A. Lange, *The Isthmus of Suez canal question: viewed in its political bearings* (London: Richardson, 1859).

[65] D.A. Farnie, *East and West of Suez*, p. 56; Bedford Pim, "Remarks on the Isthmus of Suez,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roposed Canal,"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3: 4 (1858-1859), pp. 177-206.

[66] D.A. Lange, "A Narrative of the Suez Canal Work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18: 910 (29 April 1870), pp. 527-533 (528).

[67] Alexandre de Saillet, *Les enfants peints par eux-mêmes: types, caractères et portraits de jeunes filles* (Paris: A. Desesserts, 1842), p.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儕友誼具有選擇性與父系傳承邏輯。[68] 據此，「家族友誼」強調家族關係。勒塞浦又曾在1838年派駐鹿特丹（Rotterdam），多少會強化彼此淵源。蘭格自述堅信運河計畫的可行性，是因為閱讀了歐洲最傑出的水利工程師的文章與手稿。他又提到將於十一月十五日舉行的股東大會上，工程延宕的原因自然會被詢問，而董事會必會指出英國政府在土耳其和埃及的擾亂作業。[69]

1858年十二月的蘇伊士運河國際公司組織章程中，蘭格是董事會的三十二名成員之一，頭銜是「倫敦蘭格兄弟公司執行長」（chef de la maison Lange Brothers et co, Londres）。[70] 董事會於1858年十二月二十日舉行首次集會。傑鴻・拿破崙親王（S.A.I. le prince Jérôme Napoleon，1784－1860）接受董事會「保護者」（*protecteur*）的頭銜。[71] 在1860年七月十二日一次特別會之後，直到1861年一月才又舉行大會。[72] 蘭格為公司的英國股東代表，應促使他多次前往巴黎，例如參加1858年十二月和1861年一月的董事會，以及1862年公司股票銷售之前。他在1858年九月十一日申請護照。[73] 在英國護照申請紀錄中，有兩位申請人可能是蘭格兄弟，其名以字母H起首：亨利・蘭格（Henry Lange）於1860年十一月十四日申請，赫曼・蘭格（Herman Lange）於1862年十月二日申請，[74] 前者申請日接近小蘭格肖像的製作年代。此外，1860年代英國風行跨英吉利海峽旅遊，鐵路公司經常促銷法國港口觀光。[75] 據此，蘭格兄弟可能在1858年至

---

[68] Anne Vincent-Buffault, *Une Histoire de l'amitié* (Montrouge, France: Bayard, 2010), pp. 130-143.

[69] D.A. Lange, *The Isthmus of Suez canal question*, pp. 7, 14.

[70] Alphonse Bertrand and Emile Ferrier, *Ferdinand de Lesseps, sa vie, son oeuvre* (Paris: Charpentier, 1887), p. 161.

[71] Alphonse Bertrand and Emile Ferrier, *Ferdinand de Lesseps, sa vie, son oeuvre*, p. 160.

[72] John Marlowe, *World Ditch*, pp. 118, 125, 131.

[73] Register of passport applications 1851-1856, 1858-1862 & 1874-1903: "Lange, Daniel A. number of passport, 13960, Sep. 11, 1858" www.findmypast.co.uk, accessed 26 April 2011.

[74] Henry Lange applied on November 14, 1860, and Herman Lange on October 2, 1862; Register of passport applications 1851-1856, 1858-1862 & 1874-1903; www.findmypast.co.uk, accessed 26 April 2011.

[75] Roy Porter, "Les Anglais et les loisirs," in Alain Corbin, ed., *L'avènement des loisirs 1850-1960* (Paris : Aubier, 1995), p. 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62年間經常往返巴黎。

蘭格的親法立場頗明確，但仍以英國商業利益為最高原則。1830－1870年間的英國唯有知識菁英認識法國文化。[76] 在與英國政府的協商中，勒塞浦十分仰賴蘭格。蘭格於1859年十二月致信給帕默斯頓子爵，自稱支持運河是為了英國利益，並為勒塞浦的廉潔與聲譽辯護。信中附上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蘭格寄給勒塞浦的信件手稿，其法文流暢且符合當代禮儀格式，只有些微拼字失誤。[77] 1859年四月勒塞浦於塞得港附近舉行動土典禮。[78] 鄂珍妮皇后受邀於1869年十一月正式為運河揭幕。由於急需經濟援助，1870年六月勒塞浦前往利物浦（Liverpool）。接著他在倫敦接受等同國君的歡迎式，八月受封爵位。[79] 由於保守派首相迪斯雷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的倡議，以及勒塞浦的合作，英國政府在1875年成為運河的最大股東。然而，1876年二月蘭格突遭勒塞浦解除其代理人職務，起因為蘭格與格蘭佛伯爵（George Leveson-Gower, 2nd Earl Granville，1815－1891）的非官方通信於1871年曝光。[80] 蘭格遭解職一事，被視為英國在蘇伊士運河公司的利益受挫。[81] 從1870年代以後英國政府支持運河，在1882年派軍佔領埃及，以確保英方對運河的主控權，直到1956年，保護蘇伊士運河成為英國外交要務。[82] 由此可見蘭格所代表的英商利益對英國的外交與貿易頗有影響。

現存文獻足以勾勒蘭格家族在巴黎的社交軌跡：由人事行政局長馬內的兒子畫男孩的肖像，標示著蘭格家族在巴黎上層社會立足，而畫家的簽款肯定蘭

---

[76] L. Woodward, "Caractères généraux des relations franco-anglaises entre 1815 et 1870,"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13: 32/33, Nouv. Ser. Tome 7 (March - June 1938), pp. 110-125.

[77] Broadlands Papers, GC/LA/36A, GC/LA/36A/enc. 1,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Hartley Library. Mailed from 202 Piccadilly London. The author thanks Chris Woolgar for his kind assistance, October 2010.

[78] John Marlowe, *World Ditch*, pp. 108, 113.

[79] D. A. Farnie, *East and West of Suez*, pp. 108-109.

[80] D. A. Farnie, *East and West of Suez*, p. 249.

[81] "The Suez Canal. The Dismissal of Sir Daniel from the Direction. London, Feb. 29." *New York Times*, 1st March 1876; http://www.nytimes.com/, accessed 12 March 2011.

[82] P. J. Marshall, ed.,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格夫人（Mme H. Lange）的家族地位。蘭格家族可能透過引薦而結識馬內家族。勒塞浦與奧古斯特都是七月王朝的顯貴，可能相識。再者，馬內的妻子蘇珊・林霍夫（Suzanne Leenhoff）來自荷蘭，加強彼此淵源。1860年英法兩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而當時的巴黎上層社會盛行英國風尚（*anglomanie*），蘭格家族顯然被視為實力堅強的國際資本家，且有政治資源。

小蘭格的玩具顯示其上層社會背景。十九世紀的慣例依據年齡與性別區隔遊戲和玩具。兒童的世界區分為二，高品質的玩具給上層社會，而材料未經組織的粗製玩具則是給中產階級，後者很少給予兒童遊戲的空間與時間。[83] 十八世紀英國的富家兒童開始擁有較多玩具和娛樂。[84] 騎術向來被視為王者的運動，是中上階級子女培育的重要項目。馬內相當喜愛男童騎馬的題材，在1869年曾畫了四件速寫，其中一件以海灘為背景，另一件為男孩與馬正面對著觀者，[85] 頭戴類似小蘭格的圓形騎士帽，其線條活潑大膽。不過，1870年代的中產階級採取一種新騎術，正如莫內（Claude Monet，1840－1926）描繪五歲的兒子尚（Jean Monet，1867－1923）騎著三輪腳踏馬車（圖10），[86] 此車款結合迷你馬車和行動座椅，兼顧遊戲和休息之需。相對地，騎術是一種身體技能的長期培養，乃是權力與優雅的符號。[87] 對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而言，從事休閒活動代表自由運用時間，形同權貴，[88] 騎術更具吸引力。第二帝國初期，「騎師俱樂部」（*Jockey-Club*）名流子弟形成一個別名「小圈」（*Petit Cercle*）的青少年團

[83] Egle Becchi, “Le XIXe siècle,” in Egle Becchi and Dominique Julia, ed., *Histoire de l’enfance en Occident, vol. 2, Du XVIII^e siècle à nos jours* (Paris : Editions du Seuil, 1998), pp. 159-162.

[84] J. H. Plumb, “The New World of Children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no. 67 (May 1975), pp. 64-93.

[85] RW, *Manet. Catalogue raisonné*, IIB-149, 152, 153, 154. Enfant à cheval and Garçon à cheval, 1869, Musée d’Orsay, Paris.

[86] Greg M. Thomas, *Impressionist Children*, pp. 69-71.

[87] Daniel Roche, *La Gloire et la puissance. Histoire de la culture équestre XVI^e-XIX^e siècle* (Paris: Fayard, 2011), pp. 209-245.

[88] Alain Corbin, “Du loisir cultivé à la classe de loisir,” in Alain Corbin, ed., *L’avènement des loisirs 1850-1960*, pp. 56-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體。[89] 波特萊爾曾批判這類團體，說比利時（荷語）小鎮市民好結社，可無限分割，其思考一致；而詩人意在諷刺法國的愚昧。[90] 然而，《小蘭格》傳達了蘭格兄弟在國際政治經濟和上層社會中立足，描繪男童的質樸和優雅相容，不帶嘲弄。

十九世紀的騎術同時意味著對兒童身體的控制。英國中上階級家庭崇尚培養男童的陽剛氣概，常在他們五、六歲年紀時就給予馬褲裝束。[91] 相應地，施行體罰仍是教導紀律的一環。直到1859—1861年前後，富家子弟就學的九大公學之中，仍實行鞭打體罰，甚至成為名人的共同回憶，十九世紀末的法國作家因而戲稱渴望鞭打（flogging）為「英倫惡習」（“the English vice”）。[92] 英國父母鞭打不聽話的男孩以控制其精神者屢見不鮮。近年研究顯示，1850年代的英國北方工業城開始像先進的南方城市一般，採取較溫和的兒童教育。[93] 相對地，法國較少見體罰。藝評家漢默頓（Philip Hamerton，1834－1891）自述，法國中產階級慣用的體罰為禁足或罰孩子吃乾麵包，因此外國觀察家認定其溺愛兒童。十九世紀末流行的平裝版《家庭寶典》（*Livre de famille*），以嚴厲管教為基調，建議處罰五或六歲以下兒童打屁股時務必小心，以示堅定而非殘暴。[94] 法國資產階級的陽剛特質多表現在集會結社活動，但有階層之別

---

[89] Charles Yriarte, *Les cercles de Paris, 1828-1864* (Paris: Dupray de La Mahérie, 1864), pp. 98, 303.

[90] Charles Baudelaire, “Pauvre Belgique!” [1864-1866], *O.C.* 2, pp. 819, 857-859.

[91] 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London: Routledge, 1987; 2002), p. 344; Anthony Fletcher, *Growing Up in England: the Experience of Childhood, 1614-19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22.

[92] Peter Gay,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New York: Norton, 1993), pp. 190-197.

[93] John Tosh, *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and the Middle-Class Home in Victoria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9-30.

[94] Philip Hamerton, *Round My House: Rural Life in France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Seeley, Jackson and Halliday, 1876), p. 275; Anonymous, *Le livre de la famille: les personnes et les choses, savoir-vivre et savoir-faire, morale, éducation, économie domestique, hygiène, soins aux enfants, etc.* (Avignon: Seguin frères,1892), pp. 187-190; commented in Prescilla Robertson, “The Home as a Nest: Middle-Class Child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in Lloyd De Mause,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 pp. 414-4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95] 在管教兒童方面，英、法兩國各有明確的社會分野，鞭打孩童與否成為家庭與階級的區別指標。

荷蘭家庭背景也可能影響小蘭格的教育。就蘭格爵士的社會地位判斷，他對家族成員頗具影響力，而他的著作顯示他很重視教育。蘭格的埃及沙漠考察紀行呈現福音傳播的說法，認為接觸歐洲人能使埃及信仰基督教，擺脫其舊信仰中的邪惡與自私，不再罔顧國際協定。[96] 在1880年的婚禮之後，蘭格爵士在倫敦的教區保有重大儀式紀錄，融入英國國教主流，但此前並無教區紀錄，應是非主流新教徒（non-conformists）。事實上，十八世紀末以來的荷蘭中上階層流行科學社團，中型以上的城鎮都有，促成物理神學（physicotheology）的發展，並致力教導物理學與生物學，直到十九世紀才被中學教育取代。這類社團很少尋求官方資源，而1770年以後俱樂部成為荷蘭文化的主流。[97] 在1810－1860年之間的英國大城市之中，喀爾文教派開始其活躍的神學發展和教會活動。倫敦的上層喀爾文教派（High Calvinism）關注國家發展，而在新興產業城曼徹斯特，同一教派則關注地方社群。[98] 蘭格兄弟在倫敦的發跡頗接近當地趨勢。

蘭格家族旅居巴黎的年代，正逢法國新教徒社會地位逐漸改善。自拿破崙的政教協定（*Condordat*）以來，各派教士支領國家薪資，單一新教教區內需有六千名信徒以上。七月王朝有若干新教徒出任高官，如在1840－1848年間實權等同首相的吉佐（François Guizot，1787－1874），但多數新教徒傾向共和體

[95] Maurice Agulhon, *Le cercle dans la France bourgeoise, 1810-1848: étude d'une mutation de sociabilité* (Paris: Armand Colin, 1977); Carol E. Harrison, *The Bourgeois Citizen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Gender, Sociability, and the Uses of Emu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6] Daniel A. Lange, *Reflections in the Egyptian Desert* (London, 1862), pp. 8-12.

[97] Joost Kloek and Wijnand Mijnhardt, *Dutch Culture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 vol. 2*, 1800: Blueprints for a National Community* (The Hague, 200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103-105.

[98] Ian J. Shaw, *High Calvinists in Action. Calvinism and the City. Manchester and London, c. 1810-18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rcella Biro Barton, review article, *Church History*, 73: 4 (December 2004), pp. 868-870.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制。[99] 第二帝國曾在1851、1860、1866的人口普查中詢問宗教信仰，所得數字中新教徒僅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2.96左右。然而，此數字遠低於總人口成長率，顯示1851年至1860年代初期，新教徒仍不太願意表明其宗教信仰，這是因為路易十四以來的宗教衝突經驗所致。相對地，巴黎的新教徒人數在1861年與1866年的統計都成長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但1866年的巴黎總人口成長百分之八左右，而1872年的統計則接近1866年人數，可見巴黎新教徒在1860年前後比較勇於表明教派，在1861－1866年間的成長最明顯。[100] 此期間中央政府較寬容新教與猶太教，因此，蘭格家族融入巴黎社交環境應更為順利。

十七世紀以來的荷蘭文化，融合喀爾文教派的象徵主義以及中產階級家庭文化，比較保護兒童。[101] 兒童教育是宗教改革以來的重大議題，天主教與改革教派的領袖都致力寫作教義問答，但各地實況有別。[102] 十六世紀末荷蘭文教義問答出版蓬勃，例如十七世紀「深入改革教派」（*Nadere Reformatie*）的領袖柯曼（Jacobus Koelman，1631－1695）強調父母是上帝的助手，可賦予子女重生。天主教與改革教派的教義問答，不僅在教堂、學校進行，更透過家中逐字複誦，塑造兒童日後的社交生活。同時，人文學者伊拉斯謨斯的《兒童禮儀手冊》（*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1530）也是學校教育的核心內容。但法語學校的人數不多。荷蘭家庭型態以核心家庭為主，類似洛克的「白板」（*tabula rasa*）教育理論也在尼德蘭出現，例如暢銷詩人卡慈（Jacob Cats，1581－1660）神父，並非喀爾文強硬派，其家庭教育著作家喻戶曉。各教派的教育主張有別，但都

---

[99] Dominique Barjot, Jean-Pierre Chaline, André Encrevé, *La France au XIX^e siècle, 1814-1914*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2), p. 289.

[100] Claude Dargent, "Official Statistics on Religion: Protestant Under-Report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Censuses," translated by Catriona Dutreuilh, *Population* (English Edition), 64: 1 (January-March 2009), pp. 203-219.

[101] Simon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New York, 1987;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pp. 481-561.

[102] Dominique Julia, "L'enfance au début de l'époque moderne," in E. Becchi et D. Julia, ed., *Histoire de l'enfance en Occident, vol. 1, De l'antiquité au XVII^e siècl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8), pp. 286-373 (312-327).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將童年視為獨特的階段。[103] 前述物理神學的高峰為1790年的兒童版《自然教義問答》（*Catechism of Nature*），在1792年已三度重刊。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荷蘭文學主流為英勇和齊家兩種主題，大致依性別區分。[104] 整體來說，荷蘭的兒童教育頗有彈性。

對於兒童遊戲的價值，十九世紀始見荷蘭作者坦承其樂趣。在1600年前後荷蘭兒童肖像中的玩具通常兼具遊樂與象徵意義，並且著重社會地位、年齡、性別；例如楊．克萊茲（Jan Claez，1570－1618）的《五歲男童》（*Five-Year-Old Boy,* 1609），畫中男童牽著迷你馬，意味著馴養動物與教養兒童的連結。[105] 北部尼德蘭的兒童肖像較多見玩具，超出弗萊明地區的畫作所見，而接近英格蘭、日耳曼，可說是北方傳統；法國和義大利的兒童肖像中較少玩具，應是出自畫家的選擇，並非缺乏實物。[106] 十七世紀的文獻顯示七歲是轉換的年紀，如惠薰斯（Constantijn Huygens，1596－1687）規定自己的兒子們必須在七歲時放棄遊戲。不過，十八世紀已有作者肯定兒童遊戲的功能，但遊戲的習慣在1800年左右從集體轉向個體，由戶外轉向室內，桌上遊戲大增，都會菁英階層擁有更多玩具。詩人萬新克（Willem Hendrik Warnsinck，1782－1857）在1849年回憶兒時，喜愛的遊戲包含「小偷」、「捉迷藏」、「小馬」、「扮家家」等。[107] 萬新克的回憶代表十九世紀上半的中產階級經驗，小蘭格的馬術遊戲代表著新

---

[103] Jeroen Dekker, Leendert Groenendijk, Johan Verberckmoes, “Proudly Raising Vulnerable Younsters: The Scope for Educ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in Jan Baptist Bedaux and Rudi Ekkart, ed., *Pride and Joy: Children's Portraits in the Netherlands, 1500-1700*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2000), pp. 43-47.

[104] Joost Kloek and Wijnand Mijnhardt, *Dutch Culture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 v. 2, pp. 103, 440-444.

[105] Annemarieke Willemsen, “Images of Toys: The Culture of Play in the Netherlands around 1600,” in Jan Baptist Bedaux and Rudi Ekkart, eds., *Pride and Joy: Children's Portraits in the Netherlands*, 1500-1700, pp. 61-71 (62).

[106] Annemarieke Willemsen, “Images of Toys: The Culture of Play in the Netherlands around 1600,” p. 71.

[107] Rudolf Dekker, translated by Benjamin Roberts and Rudolf Dekker, *Childhood, Memory and Autobiography in Holland: From the Golden Age to Romanticism*, pp. 73-80, 1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式的開明教養。

小蘭格經歷的跨國教養方式，標示著新型態的童年文化。事實上，英國肖像作風保守，十八、十九世紀的兒童肖像畫以雷諾茲（Joshua Reynolds，1723－1762）與喬治・隆尼（George Romney，1764－1802）的作品為典範，但不若十七世紀一般強調孩童在貴族家庭的世系位階，而增添了資產階級的價值；十八世紀末的兒童肖像多凸顯男童的主導地位和女童的靜態。[108] 1850年前後的英國兒童肖像，仍仿效雷諾茲與根斯柏若（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從喬治三世（George III，r. 1760－1820）時期起，添加了中產階級的居家題材，以維多利亞女王的家庭肖像最具代表性。[109] 同時期的英國產業新富喜好委託繪製肖像畫，常被嘲弄為模仿貴族，但在國內外造就英國肖像傳統的藝術市場，形成一種集體文化認同，並成為帝國的大宗製造業，持續至今。國立肖像藝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在1856年成立之後，肖像收藏蔚為風潮。來自維也納而在法國發跡的產業鉅子羅席德子爵（Baron Ferdinand de Rothschild，1839－1898），其家族也無法抗拒英國肖像，在1870年代高價購藏雷諾茲與根斯柏若，可能因此炒高其市場價格。[110] 以蘭格家族的成功軌跡來看，英國肖像典範應是上選，卻非馬內的構想。

相較於英國肖像典型，以及荷蘭兒童肖像的教誨意義，或定型的荷蘭式潔淨，[111] 馬內描繪小蘭格汗水淋漓的姿勢和膚色，增添肖像的隨機任意性。他的題款點出母親的地位，這位蘭格夫人接受了當時巴黎新興的西班牙畫風，也可能是天主教徒。馬內將小蘭格描繪成一個受寵愛的孩子，法國資產階級的開明

---

[108] Marcia Pointon, *Hanging the Head: Portraiture and Social Form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77, 192. 家庭群像保留較多的貴族世系與朝代意涵；Kate Retford, *The Art of Domestic Life: Family Portrai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9] Simon Schama, "The Domestication of Majesty: Royal Family Portraiture, 1500-1850,"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7: 1 (Summer 1986), pp. 155-183.

[110] Gertrude Prescott Nuding, "Britishness and Portraiture," in Roy Porter, ed., *Myths of the English* (Oxford: Polity Press, 1992), pp. 237-239.

[111] Simon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pp. 375-480, on Dutch cleanliness and homelin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教養觀念居上風。《小蘭格》強調母親的影響，以教養觀念為主，而非居家空間或物品擺設。這種取捨方式也運用於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1876－1953）的兒時肖像。

二、《男童亨利・伯恩斯坦肖像》

馬內善於利用人物與背景之間的交互作用，增添兒童肖像的變化。在《男童亨利・伯恩斯坦肖像》中，他概略地描繪男孩立於薄霧狀背景中的正面全身像，亨利約莫五歲年紀，身著水手軍服（圖4）。深色背景襯托出男孩明亮的身形與略顯蒼白的面孔，將他的性格襯托得深不可測。他的雙手插在褲袋中，似乎暗中握著什麼。因此，兩幅全身肖像揭示相當不同的性格，小蘭格活潑敏捷，亨利・伯恩斯坦看來安靜且叵測。不過兩幅畫有一共通特色，都透過變幻不定的背景，召喚出一種難以言喻的自然力。這名穿著水手服的男孩，活像一尊姿勢淘氣的玩偶，而且面色蒼白，顯示馬內對男童性格的獨到觀察。同樣描繪穿著水手服的男童，雷諾瓦的《保羅・阿維朗》（圖11）顯得比較莊重。⑫

亨利・伯恩斯坦為巴黎的知名劇作家，⑬ 他的父親馬塞（Marcel Bernstein，1841年生）出身經營石油業的猶太裔波蘭家庭，其家族活躍於加利西亞的塔爾努夫（Tarnow at Galicia）。馬塞年輕時前往安特衛普經營鑽石買賣，終其一生被稱為安特衛普的伯恩斯坦（Bernstein d'Anvers）。到巴黎之前，他在秘魯經營鳥糞石事業，在1874年娶艾妲・賽林格曼為妻。艾妲為銀行家威廉・賽林格曼之女，當時芳齡十七。賽林格曼家族出身巴伐利亞，1830年移民到美國。威廉與其兄約瑟夫合夥經營流動商販生意，他們的父親及其他兄弟隨後加入，共十四人，此家族於是在街巷間建立名聲。美國內戰期間（1861－1865），賽林格曼家族大發利市。約瑟夫與威廉・賽林格曼銀行迅速在歐洲各國首都成立分

⑫ Colin B. Bailey, *Renoir's Portraits*, pp. 206-208, on Renoir's portrait of Paul Haviland (Paul Burty).

⑬ Pierre Bathille, *Henry Bernstein. Son oeuvre* (Paris: Editions de La Nouvelle Revue Critique, 19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行。1865年約瑟夫十分張揚地移居巴黎，人稱「美國的羅席德」（“Rothschild américain”）。馬塞與艾妲的婚姻中，猶太移民的身分遮掩了社會階層差異。⑭

馬塞是一位機敏的商人，愛好巴黎的文藝活動。他和日後的亨利一樣都是失眠症患者，馬塞可以為了倫敦的一場展覽或維也納的一場音樂會而不理會證券市場。他愛好英國風尚，能說一口無懈可擊的英文。他與多位博學的藝文人士交好，例如藝評家艾弗西（Charles Ephrussi，1849－1905）—馬塞的表弟、里沃利公爵（the duc de Rivoli）、作曲家古斯塔夫・德雷弗斯（Gustave Dreyfus，18..－1922）。他成為《辯論報》（*Journal des débats*）的最大股東，並試圖復興高品質報刊，將晚間版的藝術與社會欄印在粉色紙上，但僅維持數月。馬塞夫婦也贊助法蘭西劇院（Comédie Française），但他認為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的《德尼絲》（*Denise*，1885）首演甚多荒謬之處。⑮ 簡言之，富商馬塞頗有個人品味。

如同友人安東南・普魯斯特（Antonin Proust，1832－1905）、德雷弗斯、保羅・貝哈（Paul Bérard），馬塞在歌劇院、證券交易所及香榭麗舍（Champs-Elysées）消磨多數時光。他時常造訪馬內的畫室，因而結識英國作家喬治・摩爾（George Moore，1873－1958）、法國音樂家夏布里耶（Emmanuel Chabrier，1841－1894）、藝評家沃夫（Albert Wolff，1835－1891）、政論記者羅煦福（Henri Rochefort，1830－1913），以及一干夜貓族和健談人士。他收藏了一些馬內的作品，並且於1881年的夏天，邀請畫家去他位於凡爾賽維訥夫雷當大道二十號（20 avenue de Villeneuve-l'Etang）的別業，馬內就在該處為亨利畫肖像。⑯ 據達巴航（Adolphe Tabarant）所述，伯恩斯坦經營的林業公司位於證券

---

⑭ Gilbert Maurin and Georges Bernstein Gruber, *Bernstein le magnifique: 50 ans de théâtre, de passions et de vie parisienne* (Paris: Jean-Claude Lattès, 1988), pp. 8-9.

⑮ “Pièce en trois actes représenté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à Paris, sur le Théâtre-Français, le 19 janvier 1885,” Alexandre Dumas *fils*, *Théâtre complet avec préfaces inédites*, vol. 7 (Paris: Calmann-Lévy, 1895), p. 103.

⑯ Gilbert Maurin and Georges Bernstein Gruber, *Bernstein le magnifique*, pp. 11-12. Renoir had also intended to paint a portrait of the baby of Bernstein; draft of letter, archives Durand-Ruel, quoted in Colin B. Bailey,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Portrait Painter,” in *Renoir's Portraits*, p. 12.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交易所附近有間公寓，經常往返城區和凡爾賽之間。1881年夏季，馬內的腿疾惡化，伯恩斯坦主動協助，六月底租到凡爾賽鄰居的花園樓房，馬內住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巴黎，期間伯恩斯坦家人以及其他巴黎友人常來探望他，馬內在八月時為亨利畫肖像，也畫了四件動物與風景裝飾畫等作品，數量不少。[117] 該樓房地址相同，顯然是伯恩斯坦家的客用樓房短期租或借給馬內。

馬內與伯恩斯坦的友誼基礎還有一個新興的國際經驗，起於十九世紀中期歐洲與拉丁美洲的貿易。在1820年前後拉丁美洲殖民地陸續獨立以後，歐美工業國日益增加出口產品至拉丁美洲，並購入當地的天然資源、農產品，尤以英國最積極擴張其貿易勢力。馬內曾在1848年底至1849年春隨法國商船停留里約・熱內盧，又在1867年畫了《馬西米連皇帝的處決》，[118] 而馬塞曾在秘魯經營事業，兩人擁有相近的越洋經驗。

1881年十一月，激進共和派的甘貝達（Léon Gambetta，1838－1882）領政，任命安東南・普魯斯特為文藝部長，隔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內閣就解散，但馬內很快獲頒榮譽軍團騎士勳章，伯恩斯坦在1882年以六千法郎向畫家購買《僧侶禱告》（*Un moine en prière*，c. 1864－1865）。後來又與畫家布朗許（Jacques-Emile Blanche，1861－1942）交換，得到一件賽比倪（Charles-François Daubigny，1817－1878）的風景畫。[119] 他欣賞巴比容（Barbizon）畫派，或許與林業有關。

伯恩斯坦在1881年以前的事業與社交成功，代表當時法國猶太人的上升管道。十九世紀上半法國資產階級的主流價值，不僅是財富累積，也重視透過公眾服務而建立社會地位，尤其重視公教人員資歷，有別於英國產業資本家的私有化趨勢。[120] 第三共和前期的猶太人多透過此主流管道，進入政府部門或投資

---

[117] Adolphe Tabarant, *Manet et ses oeuvres*, pp. 415-416, 419; RW, *Manet. Catalogue raisonné*, I 375-379.

[118] Edouard Manet, *The Execution of the Emperor Maximilian*, 1868-1869. Oil on canvas, 252 x 305 cm. Staedtische Kunsthalle, Mannheim.

[119] Adolphe Tabarant, *Manet et ses oeuvres*, pp. 435, 103-104. Edouard Manet, *Un moine en prière, c*. 1864-1865. Oil on canvas, 146 x 114 cm.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120] David Garrioch, *The Formation of the Parisian Bourgeoisie, 1690-1830*; Sarah Maza, *The Myth of the French Bourgeoisie: An Essay on the Social Imaginary, 1750-18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國家特許產業，甘貝達與羅席德爵士分別代表這兩種類型。不過，十九世紀的法國社會仍以家庭網絡為基礎，1870與1880年代的猶太人政府官員仍難以進入上層社交圈，而他們的父親亦非從事常見的資產階級職業，如律師、記者、醫師、小官員之類，因此，少見世代傳承同類公職。[121] 在父傳資源薄弱的情況下，伯恩斯坦家族融入巴黎上層實有賴馬內等人的友誼。藝評家杜雷說每當經過昔日多托尼咖啡館所在，就想起馬內，「這群喜愛社交的老巴黎人之一」。[122] 馬內對伯恩斯坦的友善顯示當時巴黎資產階級的社交風氣。

1880年代法國猶太人遭遇歧視，肇因於大革命以來共和派與天主教徒的對抗，特別是在1879－1882年間的國民教育改革，為了移除教會對學校的掌控，教育部長費希（Jules Ferry，1832－1893）和甘貝達主導政教分離，天主教勢力與共和政府決裂，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陣營各擁其主：教會與國家；直到1940年，乃至維琪政府，民族主義陣營常蘊含濃厚的反猶太、反新教思想。[123] 伯恩斯坦的友人羅煦福曾以反帝國文宣出名，1880年創辦激進社會主義報刊《無畏人士》（*L'Intransigeant*），後又轉向激進民族主義，1889年加入布朗傑將軍（Général Boulanger）的反猶陣營。馬內在1881年畫其肖像，並遙想他在1874年海上逃獄的景象，呈現其激進共和派形象。但羅煦福並不領情，拒絕馬內致贈此像。[124] 馬內曾在1882－1883年間，抱怨說自己免費為人畫肖像，畫中人卻拒絕完成的畫作。[125] 換言之，在繪製亨利肖像時，共和派已能感受民族主義浪潮來臨，馬內對伯恩斯坦的友好舉動別具意義。

---

[121] Pierre Birnbaum, *Les fous de la République: Histoire politique des Juifs d'état, de Gambetta à Vichy* (Paris: Fayard, 1992) ; trans. by Marie Todd, *The Jews of the Republic: A Political History of State Jews in the France from Gambetta to Vich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94-111.

[122] Théodore Duret, *Histoire de Edouard Manet et de son oeuvre*, p. 191.

[123] Pierre Birnbaum, *« La France aux français » : histoire des haines nationalist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6).

[124] Jules Lemaître, *Les contemporains: études et portraits littéraires*. 3e série (Paris: H. Lecène et H. Oudin, 1887), pp. 296-314; Françoise Cachin, ed., *Manet, 1832-1883* (Paris: Rén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1983), pp. 465-470.

[125] Albert Wolff, "Manet," in *La Capitale de l'ar*t (Paris: Victor-Havard, 1886), p. 2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亨利的童年正逢法國猶太人的美好年代，家長對他高度期待。伯恩斯坦家的子女教養，混合巴黎的英國風與美國猶太傳統。馬塞並未特別遵循猶太傳統，然而日後當祖母的艾妲卻是另一回事。一早從英籍褓姆家的奶油與麵包開始，艾妲的孫女就必須食用從巴黎另一邊送來的特製猶太麵包，因為這是祖母的指令。艾妲可能依猶太教傳統來養育兩個兒子。亨利個性強烈，而羅伯特（Robert，b. 1878）極為溫和。亨利繼承父母對金錢、權力以及藝術的熱愛。他體弱多病，一生為癤（furuncle）和消化系統疾病所苦，這些疾病與神經質有關。兩兄弟各有附衛浴設備的房間，且共有一間寬敞的遊戲室，體育老師們在此傳授高階課程。據亨利自述，只有勤勉而無趣至極的小孩才被允許造訪他們家，他的童年很不快樂且深受壓抑。⑫⑥

這讓人不禁追問伯恩斯坦夫婦的親職扮演如何。第二帝國的巴黎約有兩萬名猶太人，至十九世紀末則有五萬至八萬人，大致分為兩大社群，其一來自伊比利半島的近東族裔（*sépharades*），生活較富裕且融入法國社會，另一社群為東歐族裔（*ashkénazes*），較貧困而少融入，直到1880年才有較多人移居巴黎，而巴黎也逐漸成為境內的猶太教神學教育中心。⑫⑦ 然而，事業成功者傾向將猶太身分「私有化」，以適應其社交生活，居住巴黎者有部分成員日益漠視宗教。⑫⑧ 對照之下，伯恩斯坦的社交生活顯然接近最後一類成員。伯恩斯坦夫人是馬內家庭晚會的常客，⑫⑨ 對中上階層的家庭文化並不陌生，其嚴格教養應是資產階級的極端個案，出現在特定類別的猶太移民之間，在私生活中保留星期日的猶太飲食儀節。

馬塞喜愛法國文藝和英國風尚，艾妲出身美國銀行家族，又聘請英國教師，顯然為子女採取其認知的英式教養。田訥指出英國男性的婚姻觀中，非常

---

⑫⑥ Gilbert Maurin and Georges Bernstein Gruber, *Bernstein le magnifique*, pp. 12-14.

⑫⑦ Dominique Barjot, Jean-Pierre Chaline, André Encrevé, *La France au XIX^e siècle, 1814-1914*, pp. 292-293.

⑫⑧ Martine Cohen, "De l'émancipation àl'intégration: Les transformations du judaïsme français au XIX^e siècle (review article)," *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 39^e Année, no. 88 (Oct. - Dec., 1994), pp. 5-22

⑫⑨ Adolphe Tabarant, *Manet et ses oeuvres*, p. 3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珍惜「家」，成員只有他與自己選擇的妻子，及其子女，是個封閉的小宇宙。英國女性遠比法國女性重視家庭，輕視時尚，其嫁妝常交付信託，從中所得作為妻子的零用金，以支付她和孩子的服裝。但因兩性地位不平等，英國婦女不若法國婦女獨立管理家計。[130] 此說法應是1870年代巴黎藝文菁英的認知。

亨利的裝束看來比小蘭格更像個英國男童。水手裝是中產階級兒童的常見外出服，從十九世紀末流行到1920年代，款式搭配頗多變化。[131] 亨利的款式源自維多利亞女王統治初期，年僅四歲的威爾斯王子亞伯特愛德華（Albert Edward, Prince of Wales, King Edward VII，1841－1910）在1846年首度參加皇家艦艇的檢閱，身穿水手服。溫特霍特（Franz Xaver Winterhalter，1805－1873）以歐洲王室人物和兒童肖像馳名，受委託為他繪製了一幅肖像，[132] 引發了眾多版畫複製品，並帶動水手服童裝的風尚（圖12）。[133] 亨利的藍領和袖口都有三道白條紋，模仿威爾斯王子的款式。1901年的一個英國北安普敦郡男童穿著同款式的水手服，在花園中留影（圖13）。當時法國收藏家記載為1854年的英國海軍制服圖版中，白色水手服則是白領上有兩道藍色條紋，[134] 稍有差異。

不過，亨利的白長袖上臂並無藍條紋，可能是採用美國水手服特徵。[135] 美國畫家沃德（Alfred Waud，1828－1891）在1860年代畫的水手尖哨（圖14）有相近款式。[136] 白色水手套裝用於暖和的氣候，常見搭配條紋，但美國水手服童裝

---

[130] Hippolyte Taine, *Notes sur l'Angleterre*, pp. 101-110.

[131] Noreen Marshall, *Dictionary of Children's Clothes: 1700s to Present*, p. 201.

[132] Franz Xaver Winterhalter, *Albert Edward, Prince of Wales*,1846. Private collection.

[133] Amy Miller, *Dressed to Kill: British Naval Uniform, Masculinity and Contemporary Fashions, 1748-1857* (Londo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2007), pp.87-88.

[134] Gustave de Ridder, ed., *Costumes of the British Navy - London, 1854* (Paris, 1874), no. 9. 295 x 215, planche en couleur ; in-4.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Estampes et photographie, 4-OB-578(2). http://gallica.bnf.fr/ accessed 7th August 2012.

[135] The author thanks Adrian Stoke for his comments on sailor suits in the workshop on "Family East and West" at Chawton House (Alton, UK) hosted by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29 April 2011.

[136] http://www.loc.gov/pictures/resource/ppmsca.21442/, accessed 23 December 20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1870年代以後採用及膝褲裝，長褲則是英國傳統。[137] 巴黎流行的水手服童裝也有法國款式，例如六至八歲男童穿著深色水手服，衣領鑲白邊，袖口上下各有白邊，七分褲側面鑲兩道白邊，搭配短靴和圓草帽。[138] 可見童裝有其自由變化。

亨利的服裝顯示其家庭教育的國際化，他的站姿類似四歲的威爾斯王子。不過，威爾斯王子肖像在畫室完成，由第二人畫背景，第三人畫服裝，[139] 依循一般肖像畫的製作格式和程序，並未特別描繪王子的性格。馬內則將亨利的性格描繪得略帶傲慢，人物和背景的關係更緊密，其焦點在於男孩的眼神和肢體語言。亨利神態緊張地站在空曠的暗色背景中，有如一名演員站在舞台中央。馬內並未描繪他家中的擺設，如果這男孩真有任何玩具或迷戀物（*fétiche*），也是暫時安穩地收在口袋裡。雖有許多機會觀察亨利的生活空間，馬內卻選擇空白背景，唯有雙腿投射於地面的陰影依稀可見。這幅肖像的背景光影如同《小蘭格》、《男童與劍》，都接近《悲劇演員》的作法（圖15），凸顯男童的肢體語言。小蘭格得意地握著玩具，亨利乎暗藏著物品，一臉不情願，是一名男童的獨立宣言。

亨利兄弟的房間是伯恩斯坦家出名的設計。對十九世紀的都會菁英來說，兒童房是必要的居家配備。貴族與中上階層的宅第中，兒童的大房間是為了讓他們開始獨立，以及逐步回到成人的陪伴和空間而準備。[140] 不過，育嬰室是英國中產階級家庭的慣例，法國兒童則被鼓勵與父母一同用餐和起居室活動。[141] 英國的育嬰室始自十九世紀初期的鄉間別墅，由兩個空間組成，分別為睡眠與

---

[137] Historical Boys' Clothing, "American Sailor Suits: Late Victorian Era (1880-1900)" http://histclo.com/style/suit/sailor/sailorscouusvl.html, accessed 23 December 2011.

[138] *La Mode illustrée*, no. 36 (7 septembre 1873), pp. 284-285 : Toilettes de chez Mme Fladry, rue Richer, 43.

[139] Emmanuel Burlion, *Franz Xavier Winterhalter*, 1805-1873 ([Brest: E. Burlion], 2011), p. 25.

[140] Egle Becchi, "Le XIX^{e} siècle," in E. Becchi et D. Julia, eds., *Histoire de l'enfance en Occident*, vol. 2, pp. 156-158.

[141] Priscilla Robertson, "The Home as a Nest: Middle-Class Child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in Lloyd De Mause,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pp. 423-4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玩耍之用。在法國，兒童房直到十九世紀末才比較有組織，低廉的住居較常規畫出小房間作為兒童房，而非中產階級的公寓，這是因為警方監督貧民家庭的道德風俗。[142] 中上階層在1870年代開始關注兒童房的設計。美術學院（Ecole des Beaux-Arts）的建築理論家維約萊勒杜克（Viollet-le-Duc，1814－1879）曾教導兒童如何建造一座住宅，其中包含兒童房設計。[143] 該書曾連載於艾澤（Pierre-Jules Hetzel，1814－1886）主辦的《新兒童雜誌》（*Le nouveau magasin des enfants*），顯示當時家庭空間的新觀念。1880年代的藝文界頗關注居家藝術，認為在鄉間空間足夠的條件下，讓兒童在自己的房間內安排自己的事物，是良好的秩序教育。[144] 時尚作家認為英國的兒童房擺設簡單，特別有助於兒童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和健康。[145] 不過，在若干巴黎資產階級成員看來，獨立房間對兒童的身心發展未必有益。幼兒對獨自被拋入黑暗的恐懼，使得不少父母不願意讓子女單獨就寢。[146] 這幅肖像畫中，亨利似乎即將遭到黑暗背景吞沒，仍然勇敢對抗。

比起《小蘭格》，亨利的肖像顯得更飄忽如夢，很可能是因為他讓馬內憶起自己的童年。奧古斯特・馬內堅信嚴厲的教育對兒子有益。他讓七歲的愛德華登記為半食宿生，進入巴黎南郊沃日哈（Vaugirard）的波盧教士學校（chanoine Poiloup）就讀。當愛德華十歲時，以寄宿生身分入學羅蘭初等中學（collège Rollin），該校位於先賢祠（Panthéon）附近。愛德華週日與週六皆可返家，但時而被禁足，因為他會在筆記本上畫滿素描。在舅舅資助他上專門的繪畫課程以後，他仍將筆記本塗滿素描。1848學年結束後畢業，[147] 得到負面

---

[142]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 chambr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9), pp. 140-144.

[143] Eugène Viollet-le-Duc, *Comment on construit une maison: histoire d'une maison* (1873; Paris: Hetzel, 1885, 2nd ed.). See also Roger Perrinjaquet, "La genèse de la chambre d'enfant dans la pensée architecturale," *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 no. 204-206 (1979), pp. 89-93.

[144] Emile Cardon, *L'art du foyer domestique: la décoration de l'appartement* (Paris: H. Loones, 1884) ; quoted in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 chambres*, p. 146.

[145] Marie d'Ajac (Mme Marie de Saverny), *La Femme hors de chez elle, en voyage, à la campagne* (Paris: Bureau du Journal La Revue de la Mode, 1878), pp. 217-222.

[146]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 chambr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9), p. 139.

[147] Adolphe Tabarant, *Manet et ses oeuvres*, pp. 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評語：「努力不足，該生對經典研究相當冷漠，少用功而常分心，性格桀傲不遜（*caractère difficile*）」。[148] 羅蘭（Charles Rollin，1661－1741）為新古典主義修辭教學法的代表作者，[149] 其教育理論亦為啟蒙思想的代表作。[150] 他主張教師應先了解兒童的性格和天分，因材施教，若干天生性格缺陷則難以矯治（*très-difficile à traiter*），如矇騙、偽裝、諂媚等，對他人忠告與神聖事物採嘲弄態度。愛德華．馬內在校顯然被劃歸這類問題學生，和亨利的性格頗有神似之處。[151]

馬內的父母期望他進入司法界，他卻要加入海軍。當時資產階級對海軍的觀感不佳。教育家提醒，在十二至十六歲青少年想像中，海上充滿詩、奇觀、恐怖、寂寞、暴風雨、危險、奇珍罕見之物，船則最能展現人的力量如何克服自然挑戰，要成為海軍需具備最高貴的優點：勇氣、冷靜、輕視生活享受、意志持續，但仍要認清航海專校的歷史與實情。[152] 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海軍編制零散，拿破崙將火力集中於陸軍。幾經拖延，七月王朝的航海專校在1832年重建於布列斯特（Brest），上一級則為安谷瀾（Angoulême）的海洋學院，航海專校的入學條件與學校住宿生活相當嚴格，但初級生的制服英姿仍引人注目。[153]

馬內嚮往的海洋生活或許正是青春夢想，最終轉移到繪畫之中。第二共和（1848－1852）初年，海軍服役條件放寬，馬內的父母同意讓他註冊為領航生（*novice-pilotin*），在一所業餘人士經營的船上學校「樂阿浮與瓜德路普」（*Le Havre et Guadeloupe*）實習。1848年十二月九日至1849年六月十三日的里約之旅

---

[148] Eric Darragon, *Manet*, p. 21.

[149] Barbara Warnick, “Charles Rollin's Traité and the Rhetorical Theories of Smith, Campbell, and Blair,” *Rhetorica: 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Rhetoric*, 3: 1 (Winter 1985), pp. 45-65.

[150] Charles Rollin, *Abrégé du Traité des études de Rollin, à l'usage des jeunes gens, des instituteurs et des pères de famille* (Paris: Cérioux; Levacher, 1799).

[151] Jean-Claude Lucet, *Pensées sur plusieurs points importans de littérature, de politique et de religion, recueillies de* l'Histoire ancienne *et du* Traité des études *de M. Rollin* (Paris: les frères Estienne, 1780), pp. 469-470.

[152] Alexandre de Saillet, *Les Écoles royales de France, ou l'Avenir de la jeunesse* (Paris: P.-C. Lehuby [1843]), pp. 107-108; illustration: *Elève de Marine, 1ère Classe*.

[153] Alexandre de Saillet, *Les Écoles royales de France*, pp. 119-1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深刻的回憶，他去世前還津津樂道海洋的召喚，是多幅畫作的靈感。他擔任艦上的領航員（*pilotin*），並在信中描述海軍服裝：塗蠟帽、軟呢衫、漁人外套、帆布長褲，以及船上飲食的細節。[154] 雖然未有海軍英勇事蹟，馬內在繪畫中展現了前述的海軍特質，並不侷限於巴黎都會題材，而將繪畫視同海洋。[155] 以這層意義來說，亨利的水手服喚起馬內自身爭取獨立的回憶，以及父母的讓步和支持，而繪畫是馬內表達抗拒的方式。對於年邁多病的往日「型男」（*dandy*）來說，描繪這名資產階級男童，其意義似乎是重新發現童年的叛逆和英勇。

1881年夏天在凡爾賽期間，馬內也閱讀盧梭的《懺悔錄》，[156] 顯然重新思考父母的角色。盧梭自述出生導致母親死亡，父親十分思念愛妻，因此百般呵護體弱的幼子，經常父子共讀，盧梭年幼即頗有學識。但由於父親疏忽，盧梭的長兄從叛逆到音訊全無。[157] 馬內處於親子關係變動劇烈的年代。1840年代的資產階級仍贊同外放托嬰，認為有助於幼童的健康和性格穩定，五歲以前帶回親生父母家中開始教導禮儀得體即可，幼童的善良可以減緩農民和貴族的差異。[158] 然而，在1876年至1881年前後，巴黎的刑事法庭與青少年法庭審判了幾樁聳動視聽的殺嬰、販嬰、虐童案件。在這些案件中，父母的冷酷形同共犯，卻無法律制裁，藝評家沃夫斥之為「怪獸」。[159] 前述亞歷山大的母親因為貧困而冷酷，亨利的父母嚴格教養子女，強化了資產家庭經濟，在亨利的肖像中轉化為無邊的暗影。對於1870年代的藝文人士而言，盧梭認為「人應有更多意

---

[154] Eric Darragon, *Manet*, pp. 21-22.

[155] Charles Baudelaire, "L'Homme (libre) et la mer," commented in Gloria Groom, "The Sea as Metaphor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in Juliet Wilson-Bareau and David Degener, ed., *Manet and the Se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1.

[156] Eric Darragon, *Manet*, pp. 340-341.

[157] Jean-Jacques Rousseau, preface by George Sand, *Les Confessions* (Paris: Charpentier, 1847), pp. 3-33.

[158] Alexandre de Saillet, "Les Sabots de Jacquot ou Le Bon frère de lait," *Enfants en famille ou Le Bonheur de l'enfance* (Paris: Alphonse Desesserts, 1844), pp. 2-61.

[159] Albert Wolff, *L'écume de Paris: Mémoire d'un parisien* (Paris: Victor-Havard, 1885), pp. 143-1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志，兒童應有更多幻想。」[160] 在馬內筆下，亨利兼具意志和幻想，難以分辨其間界線。

《小蘭格》與亨利肖像的背景皆採用深色調，有如劇場空間，兩名男童各有其遊戲姿態，暗示資產階級童年快樂與否的秘聞。相較之下，在《男童賈克・歐西岱》（圖16）中，男孩沐浴在明亮光線之中，花草恣意生長，顯示其家庭空間的舒適自然。賈克的父親艾內斯特・歐西岱（Ernest Hoschedé，1837－1891）原是紡織業者，購藏不少印象主義作品，1876年請莫內為他在蒙日宏（Montgeron）的宅邸做裝飾畫。[161] 但在1877年破產，翌年出售收藏。歐西岱在1891年過世後，遺孀艾莉絲（Alice）與莫內結婚，其子女都成為莫內的家人。在馬內筆下，七歲的賈克（1869－1941）獨處於陽光普照的花園，可能正和畫家玩著捉迷藏。這三名男童都屬資產階級，性格和遊戲方式卻大不相同。

馬內對於男童個人肖像與家庭肖像的作法有著明顯的區別。他在1874年造訪莫內，畫了《莫內一家在花園中》（圖17），率直地描繪莫內與妻兒的親密互動，呈現中產階級藝術家的親子關係。[162] 當時莫內家住巴黎西北郊外的亞賞特（Argenteuil），畫中的他正在整理紅色草花，草地上的大澆水壺水口對著莫內的身軀，暗示他的男性活力。七歲的尚懶洋洋地斜躺在母親身邊，頭戴草編划船帽，身穿天藍色套裝，和父親的上衣同色。卡蜜兒在裙襬右側展開的紅色摺扇位居畫面中心，提示母子兩人為莫內家庭生活和藝術的焦點。左下方的雄雞面對觀眾，護衛著身旁正在覓食的妻兒。莫內與雄雞都以站姿陪伴在旁，構成家庭田園生活的支柱。

在真實生活中，馬內有機會觀察一位畫家母親生養女嬰，而獲得新穎的理解。在《茱麗・馬內寶寶肖像》（圖18）中，描繪嬰兒的正面輪廓模糊，五官

[160] Jean-Jacques Rousseau, “L’homme doit avoir plus de volonté, et l’enfant plus de fantaisies.” Quoted in Pierre Larousse,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 (Paris: Administration du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1866-1876), 7, p. 532.

[161] Sue Roe, *The Private Lives of the Impressionists* (New York, 2006; London: Vintage, 2007), pp. 157-158.

[162] Greg M. Thomas, *Impressionist Children*, p. 1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太明確，但背景的粉灰色調和白色調的飛揚筆觸相呼應，襯托女嬰的活潑。茱麗（Julie Manet，1878－1866）是馬內之弟鄂真（Eugène Manet，1834－1892）和女畫家莫里索（Berthe Morisot，1841－1895）的獨生女。莫里索曾寫信給姊妹說，茱麗本該生為男孩，她長相如此，又可永續家族姓氏，何況大家都喜歡男性。[163] 在茱麗的洗禮中，她注意到女嬰和伯父愛德華極相像，「直到指尖都像馬內家人」。[164] 不過，馬內採用莫里索人物畫的簡略輪廓，特別是背景的速寫筆觸，近似她在1876年畫的持扇女子（圖19）。在簡略的畫面中，馬內仿效莫里索筆觸的輕快，包圍著十五個月大的健壯女嬰頭部，構成其生長氛圍。五官略帶陽剛的茱麗，日後成為印象主義和馬內家族的記憶保存者。波特萊爾與馬內或許接受傅立葉（Charles Fourier，1772－1837）的分工理論，不認為女性都適合照顧幼兒，而應委託保母。[165] 茱麗的確有居家保母，但馬內描繪她貼近母親的手筆，母愛是兒童最習見的因緣際會。

三、刻畫孩童的性格

在小蘭格與亨利的肖像中，兩名穿著特定服飾玩耍的男童，五官特徵略微模糊，初看之下人物性格並不明確。然而，1860－1880年間流行的兒童肖像常強調衣著和儀態，以顯示其家庭教育。馬內在這兩幅肖像中描繪的兒童服飾，強調神秘的劇場氛圍，並不拘泥於優雅的儀態。這顯示部分中產階級成員對孩童的品格教育及生活型態，抱持新穎的觀點，其轉變軌跡值得深究。首先，從當時的兒童遊戲與文學，可發現品格類型的概念。再者，十九世紀中晚期興起

---

[163] Quoted in Dominique Bona, “Julie Manet, entre nostalgie et réminiscence,” in Solange Thierry, ed., *Au coeur de l'impressionnisme: la famille Rouart* (Paris: Paris-musées, 2004), p. 83.

[164] Berthe Morisot, undated letter reporting Julie’s baptism, Denis Rouart, *Berthe Morisot: The Correspondence with Her Family*, trans. Betty W. Hubbbard (Mount Kisto, N.Y.: Moyer Bell, 1987), p. 115.

[165] Charles Fourier, *Vers une enfance majeure. Textes sur l’éducation*, ed. René Schérer (Paris: La fabrique éditions, 2006), pp. 72-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小兒醫學與兒童心理學，提出對兒童身心發展的判斷標準，藉此對照兒童形象的變化，將展現新穎的內涵。最後，馬內本人成長於七月王朝上層資產階級家庭，其童年經驗頗具對照意義。

從1830年至1870年的法國，家庭教育構成中產階級內部認可的水平，以及對外的障礙。[166] 孩童性格的區分亦為同時期家庭教育的主要議題之一，並導向十九世紀末的兒童心理學。另一方面，十九世紀上半的資產階級仍重視集會結社，小資產階級（受薪僱員類別）則競相效法，但因欠缺家庭社會網絡，轉而強調個人品格，以表徵自我提升。[167] 簡言之，財產與教育為資產階級的兩大條件，而孩童的品格教育為核心價值之一。

「品格」或「性格」（*caractère*）一詞通常意指人物性格的特徵，及其一生的貢獻或成就，含有類型的概念。肖像與品格兩種概念的結合，在十七世紀的文學中確立，著名的拉布湖葉（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以當時的人物品格與習俗為主題，[168] 又摻雜格言或警語，影射當代宮廷名人的作為，誘導讀者自行分辨類型和位階。[169] 十七、十八世紀也出以現貴族女性為主的「品格與肖像」文學，大抵以道德教化為目標，例如史居黛希夫人（Madeleine de Scudéry，1607－1701）編纂的名女人列傳，並附有圓章肖像，[170] 可能藉此吸引女性讀者。

十八世紀的藝文界相當重視肖像式體裁，特別是戲劇中的人物類型。在狄德羅的《百科全書》中，「肖像」的定義先導出比喻意義，指演說家和詩人的若干描述，用於人物、性格、或行動。接著說明在繪畫上的意義，是指一個畫

---

[166] Edmond Gobot, *La barrière et le niveau: étude sociologique sur la bourgeoisie française moderne* (Paris: Félix Alcan, 1925;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4, repr.).

[167] Carol E. Harrison, *The Bourgeois Citizen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Gender, Sociability, and the Uses of Emulation*, pp. 189-221.

[168] Jean de La Bruyère, *Les caractères ou les moeurs de ce siècle, précédé de Les caractères de Théophraste* (1688; Paris: Estienne Michallet, 1696).

[169] Scott Carpenter, "L'Entreprise classique et le paradoxe dans Les Caractères," *The French Review* 60: 6 (May 1987), pp. 772-780.

[170] Madeleine de Scudéry, *Les femmes illustres, ou Les harangues héroïques de Mr. de Scudéry, avec les véritables portraits de ces héroïnes, tirez des médailles antiques* (Paris: Antoine de Sommaville & Augustin Courbé, 1642; 2e part, Paris: T. Quinet et N. de Sercy, 1644).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家的作品模仿自然的一個形象、圖形，再現一個人，尺寸或大或小。製作肖像使用油畫、蠟、羽毛筆、鉛筆、粉彩、精細畫、琺瑯彩等。而「這種繪畫的主要優點，是精確形似，主要是能表現人物面貌的性格和氣質。」[171] 相應地，當用在戲劇舞台作品的人物，則指稱「這些人物所有舉止和言詞所散發的主要傾向或激情，這是他們所有行動的原則和最初動機；例如，凱撒的野心……」。[172] 簡言之，「品格」一詞蘊含類型的概念，由某一名人的行止代表，意味著個人對公領域的參與。

十九世紀中期的「肖像」一詞逐漸強調視覺內涵。李特海（Emile Littré，1801－1881）的法語辭典將肖像定義為：「一)、藉助某種素描藝術做成的一個人的形象……三)、比喻：對一個人的外貌、性格的描述……四)、比喻：十七世紀盛行的文章，當時用來描述社會名流。」[173] 他對性格的定義著重物與人的個別性：「性格……四)、一物的特性。〔例〕真理的特出性格……五)、一個人在道德（精神）上有別於另一人之處：天性、自然、風俗、情感。〔例〕性格的差別……」（1: 484）。根據拉扈斯（Pierre Larousse）的《十九世紀萬用大辭典》（*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肖像是「一幅圖像，與某人相似，以藝術或產業方法製作」，或者「對一個人的特徵或性格的描繪」。[174] 而「性格」（*caractère*）的詞義是一個人「決定面相的外觀」或「區分人或擬人事物的整體道德（精神）特質」（3: 349）。臉部表情和精神特質被視為具有緊密的關係，肖像畫的定義較少類型的概念，而重視面相的個別性，實為視覺藝術較善於描繪的細節。

文學肖像的寫作也日益強調文本與繪畫的相似性。在《十七世紀奇人：肖像畫廊》的序言中，保羅・德・謬塞（Paul de Musset，1804－1880）期待此書的敘述能接近畫家的成效，若無法歷歷如繪，至少讓人物顯得栩栩如生，不停滯

---

[171] Denis Diderot, ed.,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arts et des sciences* (Paris: Briasson, 1751-1765), 13, p. 153.

[172] Le Chevalier de Jaucourt, “Caractère,” in Diderot, ed., *Encyclopédie*, 2: 667.

[173] Emile Littré,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Hachette, 1873-1874), 3, pp. 1228-1229.

[174] Pierre Larousse,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 12, p. 1469.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畫布上。[175] 此書的出版商夏邦堤（Charpentier）以文學出版知名，日後為左拉與印象主義繪畫的贊助者，也是馬內的好友。[176] 女作家許薇兒（Laure Surville，1800－1871）在《巴爾札克筆下的女性：類型、性格與肖像》中，以傳記體改寫其小說中的幾位著名女性角色故事，並選入一些肖像版畫，素描原作出自女畫家潔曼．史達（Germaine Staal）之手。[177] 此書展現區分性格類型的需求，將虛構人物具象化的意圖。

十九世紀初的肖像畫，逐漸強調個人的天性以及形似的程度，較少社會階層或道德類型。雷諾茲和根斯伯若往往描繪一點個別的非慣例動作，人物姿態較不拘謹，因而開啟了十九世紀肖像的趨勢，根斯伯若的《畫家女兒和貓的肖像》（*The Painter's Daughters with a Cat, c. 1759, National Gallery, London*）尤能展現兩位少女的相似和個性。[178] 在1830年前後的法國沙龍展中，資產階級的肖像畫特別興盛，其強調個性的方式偏重物品裝飾，例如女性肖像畫中的珠寶與沙龍布置，看似低調實為張揚，引起藝評的撻伐。然而，浪漫主義畫家德拉克華（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重視肖像的藝術價值，能在沉默的表面上使人物復活，表現其動作與特點，顯得變幻不定。相反地，傑希科（Théodore Géricault，1791－1824）的兒童肖像看來面貌相近，強調人物的內省特質，[179] 畫中的自然風景具有一種異常的力量，[180] 呈現兒童與自然之間的奇特關係。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法國，「性格」和「品格」的連結不再侷限於名人，更

---

[175] Paul de Musset, *Les Originaux du XVII^e siècle. Galerie de portraits* (Paris: Charpentier, 1848), p. 4.

[176] Jean Renoir, *Pierre-Auguste Renoir, mon père* (Paris, 1962; Paris: Gallimard, 1981), p. 153.

[177] Laure Surville, *Les femmes de H. de Balzac. Types, caractères et portraits* (Paris: Vve L. Janet, 1851).

[178] Nadia Tscherny, "Likeness in Early Romantic Portraiture," *Art Journal*, 46: 3 (Autumn 1987), pp. 193-199.

[179] Sébastien Allard, "Entre le roman et l'histoire, le portrait français vers 1835," in Sébastien Allard and Guilhem Scherf, eds., *Portraits publics, portraits privés, 1770-1830*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2007), pp. 43-51.

[180] Stefan Germer, "Pleasurable Fear: Géricault and Uncanny Trends at the Ope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rt History*, 22: 2 (June 1999), pp. 159-1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為兒童教育的社會準則，區分兒童的人格特質與社會角色，並提示父母及早辨識負面性，以防範於未然。尚理夫人（Stéphanie-Félicité du Crest Genlis，1746－1830）效法拉布湖葉討論兒少品格與習俗，作為上層社會子女教育的範本。[181] 十九世紀中期風行的《兒少書店》（*Librairie de l'enfance et de la jeunesse*）中，兒童作家雷昂・蓋韓（Léon Guérin，1807－1885?）在《兒童面相學：兒童習作、肖像與性格》（*Physiologie des enfants. Etudes, portraits et caractères d'enfants*）中，透過許多兒童的個性及其冒險行為，結果有幸與不幸，以呈現各式兒童「肖像」，作為品德榜樣或借鑑。[182] 蓋韓日後的寫作多聚焦於男童的優良教養。[183] 換言之，十九世紀中期的兒童肖像觀念仍具有相當程度的社會階層與品格的內容，有別於成年人肖像的個別性。

蓋韓是十九世紀中期的經典童書作者之一，其寫作對象多為七至十四歲兒童，直到1860年代仍是主流童書編者。[184] 他曾創立兩份重要的兒童刊物：《兒童報》（*Journal des enfants*，1832－1848）、《兒童與少女報》（*Gazette des enfants et des jeunes personnes*，1837－1839）。第二份刊物每週發行兩期，讀者群廣大。蓋韓常發表各類文稿，包含詩、歷史故事、社會寫實故事、美術等，以及1837年三月至六月的連載故事，多署名蓋韓雷昂（Guérin-Léon）。

蓋韓同時是法國海洋史專家，對馬內而言應不陌生。終其一生，馬內對海洋抱持高度興趣，[185] 而小蘭格與亨利的服裝顯示馬內對海洋的著迷。蓋韓在1843－1848年間主編《法國海洋史》（*Histoire maritime de France*）。[186] 他也是

---

[181] Stéphanie-Félicité du Crest Genlis, *Le petit La Bruyère, ou Caractères et moeurs des enfants de ce siècle* (Paris: Lecointe et Durey, 1824).

[182] Pierre-Charles Lehuby, "Avant-propos de l'éditeur," in Léon Guérin, *Physiologie des enfants. Etudes, portraits et caractères d'enfants* (Paris: Lehuby, 1842), pp. v-vii. Lehuby inherited in November 1834 the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of Pierre Blanchard (1772-1856).

[183] Léon Guérin, *Les Bons petits garçons, histoires pour la jeunesse* (Paris: Vve Louis Janet, 1850).

[184] Léon Guérin, ed., *Le Livre des enfants de 7 à 14 ans* (Paris: [Béthune et Plon], 1835). Pocket book edition at 5 sous for each volume; Léon Guérin, ed., *Les Nouvelles de l'enfance* (Paris: J. Vermot, 1862).

[185] Juliet Wilson-Bareau and David Degener, eds., *Manet and the Sea*.

[186] Léon Guérin, *Histoire maritime de France* (Paris: Ledoux, 1843-1857), 4 vol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海軍的官方史家，曾獲得榮譽勳章騎士頭銜。[187] 他在1855年又出版當代海軍史，敘述到1848年七月王朝結束，強調法國官方海軍與英國商船的對比。[188] 蓋韓對藝術頗有興趣，在其勵志童書列舉的成功典範中，多為宗教人物，但有一章敘述四位義大利名畫家的生平故事。[189] 蓋韓與馬內的生活圈可視為同一社會階級的家庭文化實例。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英國與法國，「性格」和「角色」的概念已成為兒童文學的基礎，讀者可以從這些人物故事取得道德教育。童書圖繪的風潮始自十八世紀晚期，用來輔佐品格教育。例如搶眼的四開或八開版本，較十二開版本更常出現在教育書店的價目表上。也有專為藝術愛好者的陳列架所印製的版本，邊緣寬大而且印刷格式嚴謹，配上知名插畫家如葛拉夫洛（Hubert Gravelo，1699－1773）的作品。書中故事常引自1780年代狄多長子（Didot l'aîné）為王太子（*prince Dauphin*）出版的法國拉丁古典作品集。有時文本完全未經編修，直接挪用宮廷文學如拉布湖葉的《品格》，或科學文獻如蒙日（Gaspard Monge，1746－1748）的《描述解剖學》（*Anatomie descriptive*）。[190] 到了1860年代，娛樂文學與教誨文學同樣流行。[191] 最受歡迎的童書之一是由丹麥畫家傅賀立（Lorenz Froelich，1820－1908）插畫的「莉莉小姐」系列（圖20），其中兒童的性格與環遊世界的想像，[192] 因插畫的介入而產生更多變化，在傳統的教誨故事中加入意外插曲，擄獲眾多讀者。

---

[187] Léon Guérin, *Les Marins illustres de la France* (Paris: Morizot, 1861), frontispiece.

[188] Léon Guérin, *Histoire de la marine contemporaine de France par M. Léon Guérin depuis 1784 jusqu'à 1848* (Paris: Adolphe Delahays, 1855), avant-propos à la marine contemporaine.

[189] Léon Guérin, *Les Enfans du peuple ou Les Fils de leurs oeuvres* (Paris: Vve Louis Janet, 1841), pp. 128-160. The four painters are Giotto, Perugini, Giorgione and Corrège.

[190] Ségolène Le Men, "L'Age de nature et ses livres," in Isabelle Havelange and Ségolène Le Men, eds., *Le Magasin des enfants. La littérature pour la jeunesse (1750-1830)* (Monteuil: Bibliothèque Robert-Desnos, 1989), p. 62.

[191] Jean Glénisson, "Le livre pour la jeunesse," in Roger Chartier and Henri-Jean Martin, eds.,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3, Le temps des éditeurs. Du romantisme à la Belle Epoque* (Paris: Fayard, 1985), pp. 461-495.

[192] Lorentz Froelich and Pierre-Jules Hetzel, *Voyage de Mademoiselle Lili autour du monde* (Paris: J. Hetzel, 18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馬內的兒童肖像也面臨相近的品格類型觀念，卻呈現新穎的觀察角度。亨利的傳記作者說他曾是個「淘氣小孩」（*enfant espiègle*）。[193] 此敘述顯然來自其家族故事，沿襲當時資產階級常用的詞彙，接近蓋韓的淘氣小孩類型，有點調皮（*petite malice*），但心地善良。[194] 尚理夫人則說淘氣是一種損人又愚蠢的性格，出自惡意（*malignité*）。[195] 然而，馬內筆下的亨利是個憂鬱的男童，緊緊地隱藏兩隻小手，以和緩抗拒來爭取一點身體自主，幾近弗洛依德論述的「現實原則」，一種學習遞延享樂的成長過程。[196] 馬內也曾說亞歷山大「面相熱切而淘氣」，是其「人生的淘氣友伴」。[197] 亞歷山大無法抗拒食慾，接近幼兒的「享樂原則」。尚理夫人認為貪食傷身而易短命，應及早預防，並引述盧梭所言「貪食為靈魂不實之惡習」。[198] 蓋韓以生動的對話解釋，孩童貪食易導致消化不良而體弱，或日後的偷竊行為。[199] 唯有傅立葉主張滿足兒童的食慾，有助於其自然成長。馬內以濃豔的色彩描繪男童擁抱櫻桃，活力綻放的一刻（圖2）。簡言之，蓋韓依循兒童品格類型的語彙，較少道德評斷，馬內則更注意兒童的個性和生活片刻。

以十九世紀中的學院派肖像畫來看，「性格」與戲劇的「角色」概念日益呈現明確的區別。馬內在1850-1856年間師事學院畫家谷提（Thomas Couture，1815－1879），後者強烈反對在肖像畫中採用劇場姿態：

> 汝切忌賦予肖像劇場姿態；汝務必採簡單、謙遜之姿態與表情；吾人日居近於吾人觀看之肖像，其姿勢、頭面氣息皆對吾人形同語言；凡此種種皆須為

---

[193] Georges Berstein Gruber and Gilbert Maurin, *Bernstein le magnifique*, p. 9.

[194] Léon Guérin, *Physiologie des enfants*, pp. 50-52.

[195] Stéphanie-Félicité du Crest Genlis, *Le petit La Bruyère*, pp. 60, 103.

[196] Sigmund Freu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ed. James Strachey (1953; London: Hogarth Press, 1995), v. 18,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Group 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

[197] Charles Baudelaire, "La corde," (1864), *O.C.*, 1, p. 329.

[198] "La gourmandise est le vice des âmes sans étoffe," quoted in Stéphanie-Félicité du Crest Genlis, *Le petit La Bruyère*, p. 102.

[199] Léon Guérin, *Physiologie des enfants*, pp. 40-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引人同感者；達成此目標之方法，首要之務乃賦予汝所再現之人物一種良伴之氣度。[200]

谷提強調肖像與觀者的友善互動，其實呼應上層社會的脈絡，肖像畫人物須表現得體與尊貴，而非演員一般的肢體語言。若對照當時的禮儀手冊，則常見告誡讀者勿用誇張手勢、語調等。相對於此，馬內的肖像畫較多類似演員的肢體動作，對資產階級觀眾而言，其畫中人物屬於不同的社會類別，少有平等的觀感。甚至演員亦有類似考量，佛赫（Jean-Baptiste Faure）熱愛並收藏馬內的畫作，卻在1877年拒絕原先委託馬內畫的哈姆雷特戲服肖像，理由可能是不符英國肖像慣例，不利於佛赫在倫敦發展。[201] 在馬內的兒童肖像中，人物的戲劇姿態或肢體動作背離上層社會的得體觀念，卻更貼近兒童身體成長的樣貌。

1860年代的童書插畫對兒童的身體也相當著迷，但描繪方式有別。例如傅賀立筆下的莉莉小姐和其他角色（圖20），臉部表情單純，強調幼童身體的實體和圓潤。[202] 這些幼兒的動態誇大，以增進喜劇效果，但較少細微肢體動作的變化，顯示其幼齡狀態。相對地，馬內對兒童的肢體語言觀察入微，幾乎與十九世紀中的醫學觀察同步。

十九世紀中期法國的童年觀念，其特色在於童年階段的延長與細分，與十八世紀的認知迥異。在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中，童年（*enfance*）一詞指出生到理性年齡（*l'âge de raison*）之間，即八歲以前的階段。但拉扈斯的大辭典則將童年定義為出生至十二歲（7: 531），在「青少年」（*adolescence*）詞條中，又說是從童年直到個體停止生長，大約是十四歲到二十歲（1: 96）。在日常用語中，青春期亦可視為童年。例如畫家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於1852年在耶穌會中學結識左拉（Emile Zola，1840－1902），兩少年如影隨形，直到1858

---

[200] Thomas Couture, *Méthode et entretiens d'atelier* (Paris, 1867), p. 63.

[201] Stéphane Guégan, ed., *Manet, inventeur du moderne*, pp. 206-208.

[202] Claude-Anne Parmegiani, *Les petits français illustrés 1860-1940* (Paris : E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 1989), pp. 55-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左拉前往巴黎。塞尚晚年稱後者為「童年夥伴」（*camarade d'enfance*）。[203] 塞尚之父為機敏致富的銀行家，左拉之父為傑出土木工程師而早逝，其家庭背景頗具代表性。據此，對當時中產階級男性而言，童年亦可泛指二十歲成年以前的階段。

更細微的年齡區分，從1750－1900年間的醫療文獻長期觀察，又可看出「第二童年」（*seconde enfance*）階段的成立，即嬰兒兩歲斷奶後到八歲之間。1860年以前的「童年初始」（*première enfance*）是指七歲以前，即乳齒換恆齒的階段，但在1860年常指兩歲以前。[204] 十九世紀中期的童年階段頗長，又可細分為四個年齡階段：一為嬰幼年（*petite enfance*），從出生到兩歲；其次是第二幼年（*deuxième enfance*），從兩歲到七歲；第三階段為七至十四歲；最後是青少年階段，從十四歲到十八歲或甚至二十歲。[205] 直到十九世紀末，大多數醫生仍相信十八世紀初的執念，認為三到七歲小兒的身體狀態的導向在於「神經質類」（*genre nerveux*），以及大腦旺盛生長而易怒，此狀態持續至四或七歲。[206] 儘管如此，1820至1830年代的醫學開始關注幼童身體的臨床解剖學，與成人有別。[207] 1850年後逐漸顯現新觀點，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文獻注意兩歲以上的兒童身體發展，魏爾（Jacob Weill）在1882年指出，將滿兩歲的幼兒，其骨骼、肌肉、感官的成長，以及肢體動作各方面，都不再如嬰幼年一般依賴，而且完全自主，與

---

[203] Jules Borély, "Cézanne à Aix," (July 1902), *Vers et prose*, v. XXVII (1911), pp. 109-113 ; *L'Art vivant*, no.2, 1926, pp. 491-493; repr. in Michael Doran, ed., *Conversations avec Cézanne* (Paris: Macula, 1978), p. 21

[204] Jean-Noël Luc, " 'A trois ans, l'enfant devient intéressant...' : la découverte médicale de la seconde enfance (1750-1900),"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36: 1 (January-March 1989), pp. 83-112.

[205] Jean-Noël Luc, *L'invention du jeune enfant au XIX^e siècle. De la salle d'asile à l'école maternelle* (Paris: Eidtions Belin, 1997), pp. 79-91.

[206] Jean-Noël Luc, " 'A trois ans, l'enfant devient intéressant...' : la découverte médicale de la seconde enfance (1750-1900),"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36: 1 (January-March 1989), p. 89.

[207] Jean-Noël Luc, *L'invention du jeune enfant au XIX^e siècle. De la salle d'asile à l'école maternelle*, p. 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嬰兒時期的脆弱與高夭折率大不相同。[208]「第二幼年」的身體動作具有表演的氣度。[209]

前述馬內的模特兒分別屬於前三期，呈現兒童成長的三個階段。十五個月大的茱麗處於嬰幼年的末端。亨利是五歲的兒童，在幼兒學校醫師席希（Adophe Siry）筆下極有魅力：「這迷人的黃髮小兒，有點柔嫩或有點血氣盛，但總是神經質、活潑、有彈性而且愉快，其外型、動作、兒語都有種莫名的優雅和童稚，充滿誘惑力。」[210] 小蘭格則屬第三階段七至十四歲，很有表演氣度。

1850年以後的兒童教育理論常合併觀察身心狀態。前述思想家保羅・詹奈指出，一個孩子最早的身體動作反映個性的最初徵兆，顯示其品類的性格。[211] 他認為童年的特徵是天真，並且「以縱情和羨煞人的安心享受生命」。[212] 詹奈提出了孩童的無邪和快樂形象。三十多年後的心理學家在兒童性格中看到複雜的家庭和社會滲透。伯納德・裴海茲（Bernard Perez）指出，五到七歲的孩童，個體差異更加分明：

> 五到七歲之間，個體差異更為顯著。首先，運動器官（*organes de motilité*）的發展使得感覺的表達更清晰。我們因而可以透過各種情緒出現的頻率與強度，進行某種程度的判斷，何者為性格中不變與主要的部分。這些氣質在有利的狀況下可以發展得更為容易，而反向的影響只能為這些顯而易見的內在推力立下薄弱的阻礙……。

---

[208] Achille Samson, *Hygiène oculaire de l'enfance* (Paris: Hamel, 1858); p. 9 ; Jacob Weill, *Hygiène de la seconde enfance* (Paris, 1882), p. 10 ; quoted in Jean-Noël Luc, *L'invention du jeune enfant au XIX^e siècle. De la salle d'asile à l'école maternelle*, p. 89.

[209] Jean-Noël Luc, *L'invention du jeune enfant au XIX^e siècle. De la salle d'asile à l'école maternelle*, p. 89.

[210] A. Siry, *Le Premier Age. De l'éducation physique, morale et intellectuelle de l'enfant* (Paris: Baillière, 1873), p. 22; quoted in Jean-Noël Luc, *L'invention du jeune enfant au XIX^e siècle. De la salle d'asile à l'école maternelle*, p. 89.

[211] Paul Janet, *La famille: leçon de philosophie morale* (Paris: Ladrange, 1856), pp. 128-129.

[212] Paul Janet, *La famille: leçon de philosophie morale*, p. 131; quoted in Pierre Larousse,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 7, p. 5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情緒因子的抽象與分離作用解釋了同一個體—深深吸引而且魅惑蒙田（Michel Montaigne）的「起伏與多元」的人類—內在個性的多重性。[213]

裴海茲認為遺傳性格就是五到七歲孩童的個性特徵，同時強調個性發展的多重性。換句話說，兒童的性格可能受到多種影響，因而對其天生傾向有利或不利，而當他成長時會變得更複雜。

觀察兒童成長實為1870年代西歐科學的重大課題之一。田訥在1876年一月發表他對女兒的語言發展觀察，[214] 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在同年七月發表三十七年前對兒子「達弟」（“Doddy”）的觀察記錄。達爾文從男嬰的身體和表情發展細節中分析其原因，例如在出生後八十至九十天之間，手與臂的隨意運動比身體和腿部先進許多，滿四個月後，他會企圖掌握靠近臉部的物品，這應是來自視覺刺激手臂運動，因為達弟兩歲四個月之時，十四個月大的妹妹反而更會用手。達弟未滿十三個月時，在與父親的表情互動中開始出現戲劇化的姿態，讓父親樂此不疲，而且一歲多就能以姿態表達願望。[215] 由此可見，馬內的兒童肖像強調戲劇性，相當貼近若干資產階級家庭的親子互動。

馬內貼切地描繪的兒童肢體動作，應是出他的家庭背景和現場觀察。在1850年前後，資產階級家庭的母親開始扮演醫護功能。例如童書女作家蘇菲．德．塞谷（Sophie de Ségur，1799－1874）自費出版《兒童健康》（*La Santé des enfants*，1855），教導年輕母親判讀常見的小兒疾病症狀，其醫療知識主要來自一位醫師友人。此書於1857、1860年再版，作者幾次採購以分贈親友，成為醫師與母親的媒介。此書將兒童的身體視為脆弱可疑隨時被觀看，母親有如醫師助理。[216] 換言之，馬內對兒童採取近似家庭醫療的觀察方式。

---

[213] Bernard Perez, *L’enfant de trois à sept ans* (Paris: F. Alcan, 1886), pp. 234, 236.

[214] Hippolyte Taine, “Note sur l’acquisition du langage chez les enfants et dans l’espèce humaine,”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1876, no. 1 (January 1876), pp. 5-23.

[215] Charles Darwin, “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an Infant,” *Mind* 2 (July 1877), pp. 287, 291, 293.

[216] Colette Misrahi, *La Comtesse de Ségur ou la mère médecin, suivi du texte de la comtesse de Ségur “La santé des enfants”* (Paris: Editions Denoel, 1991), pp. 11-18, 66-69.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十九世紀的父職與母職都是塑造資產階級童年的框架，兩者相互制約。法國大革命衝擊了王權和父權，[217] 拿破崙民法制定遺產由兒子平分，但有些地區實行長子繼承，以確保本家的經濟優勢，尤其在南部。父親可自行指定「長子」，未必依照出生順序，因此提高農村與城市資產階級的父權。[218] 1840年前後的作家頗重視父愛，燴炙人口的《高老頭》（*Le père Goriot*，1834－1835），老父為女兒的奢華生活賣力，無怨無悔。蓋韓認為父愛未必低於母愛。[219] 1860年代末至二十世紀初的暢銷書《先生、夫人和寶寶》（*Monsieur, madame et bébé*），敘述男主角陪妻子生產的過程，在男嬰出生時頓時產生真實的父愛，祖父看到男嬰也激動落淚。[220] 馬內家族的父權顯然頗具影響力，莫里索提到茱麗若是男孩即可傳宗接代，暗示著家族傳承的耳語。

在1860年前後的視覺文化中，父親形象的個別差異頗大。諷刺畫顯示母親地位提高而父親表現軟弱的趨勢，但油畫描繪父親以站姿舉起年幼子女的圖像，多是接續羅馬傳統，確認對子女的養育。[221]《莉莉小姐的一天》（*La journée de Mademoiselle Lili*）則以父愛的眼光觀察幼女的日常生活，[222] 育兒瑣事成為驚奇的書寫兼描繪過程，不亞於田訥和達爾文的幼兒觀察紀錄。莫內在1875年畫了當時年滿八歲的兒子，以承租公寓的居家空間為背景，裝飾著白地藍花陶瓷罐和室內植栽（圖21）。子宮一般的氛圍和裝上簾幕的拱形門窗，交織出神聖的居家空間。[223] 男童歪著頭看畫家父親，使得沉靜的室內頓時生動起

---

[217] Lynn Hunt,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218] A. Cabantous, "La fin des patriarches," in Jean Delumeau and Daniel Roche, eds., *Histoire des pères et de la paternié* (Paris: Larousse, 1990; 2000, repr.), pp. 333-358.

[219] Léon Guérin, *L'Amour paternel* (Paris; Limoges: F. F. Ardant Frères, 1880).

[220] Gustave Droz, *Monsieur, Madame et Bébé* (Paris: Hetzel, 1866; Paris: Havard, 1882, 116th ed.), pp. 241-251.

[221] M. Ménard, "Le miroir brisé," in Jean Delumeau and Daniel Roche, eds., *Histoire des pères et de la paternité*, pp. 361-365.

[222] Lorentz Froelich and Jules Hetzel, *La Journée de Mademoiselle Lili* (Paris: Collection Hetzel[1862]).

[223] T. J. Clark,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p. 195; Greg M. Thomas, Impressionist Children*, p. 1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透過父親的凝視，兒童空間的規劃顯得近乎神聖，凸顯了中產階級的齊家觀念，㉔ 而居家配置的子宮氛圍，則成為母職的暗喻。

在馬內的經驗中，父親的形象錯綜複雜，而家庭成員中還有個難以定位的兒童。馬內家的鋼琴教師蘇珊負責照料她的小弟雷昂（Léon Leenhoff，b. 1852）。蘇珊自1849年左右起教馬內的兩位弟弟鋼琴，雷昂據稱是她的私生子，生父不詳，過去傳言是畫家本人，南西．洛克（Nancy Locke）從檔案推論應是奧古斯特，構成一部弗洛依德式的家庭羅曼史，她認為馬內有頗多作品建構在家庭內部成員的私密關係之上，包含他對社會邊緣人物的認同感。㉕ 但目前仍有學者相信雷昂是畫家所生，㉖ 可見親子鑑定的爭議性。

馬內與蘇珊在1862年結婚，她主持的週二晚會和鋼琴演奏是前衛藝文界的盛事。雷昂從小備受馬內家族的含蓄照料，在馬內的生活與創作中如影隨形。在《杜樂希花園的音樂會》的畫面中央，有兩位婦女並坐，可能是蘇珊與馬內的母親，倚著後者的金髮男孩可能即是雷昂。拿破崙民法規定私生子不得訴請法庭認祖歸宗，㉗ 父不詳的男童難免引起血緣和家產繼承的流言。1870年代起，逐漸有立法代表和法官討論私生子血緣認定的法律議題。㉘ 但十九世紀巴黎的兒童人口中私生子佔頗高比例，法國資產階級家庭也多有認祖歸宗的習俗，以生父自願承認為原則，確保家庭的存續。無論兩人的血緣關係是否為父子或同父異母兄弟，馬內與雷昂的實質親子關係動搖了舊秩序，反映著十九世紀中期的資產階級家庭關係。

在馬內筆下，男童雷昂從未有肖像，而多以劇場扮裝出現，如前述《持劍的男孩》與《小蘭格》之間的微妙連結，訴說一個難解的謎。從馬內本人對服

㉔ John Tosh, *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and the Middle-Class Home in Victorian England*, p. 4, on the relation of domesticity and manhood.

㉕ Nancy Locke, *Manet and the Family Rom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㉖ MaryAnne Stevens and Lawrence W. Nichols, eds. *Manet: Portraying Life*, pp. 72-74.

㉗ Suzanne Desan, French translation by Paul Schor, "Qu'est-ce qui fait un père? Illégitimité et paternité de l'an II au Code civil,"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57: 4 (July-August 2002), pp. 935-964.

㉘ Rachel G. Fuchs, "Seduction, Paternity, and the Law in Fin de Siècle Franc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2: 4 (December 2000), pp. 944-9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裝的重視來看，他很可能以扮裝遊戲的方式，刻畫雷昂的性格與成長。在1859－1862年之間，以雷昂為模特兒的畫作共有四件：《捕魚》（1858－1861，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西班牙騎士》（c. 1860，Musée des Beaux-Arts, Lyon）、《持劍的男孩》（圖5）、《端著托盤的男孩》（圖22），這些題材都與男童的教養有關。《捕魚》委婉地表達親子休閒的樂趣，雷昂持劍的姿態連結資產階級男童的陽剛氣質教育，端托盤是少年在社交活動中的服務角色。社交活動的角色是雷昂的真實身分難以取得的機會，唯有透過扮裝或模特兒身分，才能取得家庭或社會空間。《端著托盤的男孩》的人物來自十七世紀西班牙的圖徽（*emblemata*），以青年端水果托盤表徵傳播種子，馬內或許藉此宣稱移植西班牙藝術到法國。[229] 然而，畫中的雷昂服裝的顏色自由搭配，接近喜劇或傀儡戲人物的遊戲特點。他轉頭噘嘴，露出遲疑的神情，伸出右手扶著盤中水果，像是日常的親子對談姿態，比起在《西班牙騎士》、《持劍的男孩》中透露更多肢體語言。換言之，這幅畫或多或少表現家庭的生命傳播意義。如此看來，馬內以雷昂為模特兒的人物畫，動搖了戲劇角色和肖像人物性格的界線。在戲劇的掩護之下，他細膩地刻畫雷昂的姿態和性格發展，留存自己「扮演」父職的視覺記憶或想像。

結語

與五官明確的傳統肖像畫相牴觸，馬內以模糊的形體與筆觸，簡略地描繪兒童的五官和身形，卻與週遭色調融合，來呈現幼童形塑中的性格。1860年代時，他以服飾或扮裝遊戲調和畫中人物和空蕩的背景。在熱烈的馬術遊戲中，小蘭格展現自發的想像與社會階級背景，其服裝呈現任意搭配的隨機性。在亨利的肖像中，明亮的服裝與暗色調背景形成強烈對比，表現男童對居家生活紀律的沉默反抗。《茱麗寶寶》以畫家典型的筆觸來表現臉部，嬰兒的空間則以母親的筆觸構成，如同自然的滋養。換言之，透過兒童的形體與背景筆觸展

[229] George Mauner, *Manet: The Still-Life Paintings*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2001), pp. 33-35, 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兒童的性格被描繪為家庭生活的涵養過程。

波特萊爾和馬內都從兒童身上看到現代性，其內涵卻有分別。波特萊爾筆下的兒童有特定的叛逆性，詩人在1848年的革命中抱持激進共和主張，在1860年代卻相當含混，而《繩索》的敘述方式可能內化了革命語言的暴力，反映於當代社會生活的題材。[230] 他稱賞襄富樂希（Champfleury，1821－1889）的短篇小說取自外省題材，其簡略敘述接近自然，其中，〈一個音樂盒的宏偉與頹廢〉（*Grandeur et décadence d'une serinette*），有如「兒童創作，一個音樂兒童，男童或女童，不太確定，十分甜美。本篇小說證明作者和若干英國與日耳曼作家具有上古血緣，如同他的憂鬱精神，加上不隨意而堅持的嘲諷。」[231] 在詩人眼中，兒童的創造力達到音樂的作用，又結合了憂鬱和嘲諷，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馬內描繪了兒童性格隨著父母養育方式而塑造，包含現實環境的不確定性。他深入發掘親職的內涵、型態隨著因緣際會而變動，同為優渥的巴黎資產階級，個別家庭和父母仍深刻地影響孩童的性格差異。波特萊爾似乎始終對母愛抱持懷疑，〈繩索〉透露其革命觀點，而〈現代生活的畫家〉又強調兼具轉瞬即逝和恆常不變，頗有差異。相對地，馬內則在個案中觀察母愛或父愛的支持與限制，納入不同類型的親子關係，傾向以實例為依據。他畫的兒童呈現更多飄忽不定的環境隨機性，反映因緣際會的差異。在馬內筆下，資產階級的童年未必是主流理想或反叛，而是個別經驗，伴隨家庭生活、年齡、性別而各有變化，跨國家庭的兒童肖像彰顯童年的複雜性，而每位孩童都扮演「家庭劇場」的主角。以前述兩幅男童肖像看來，馬內對兒童的肢體動作觀察入微，近似同時期的兒童醫學和科學觀察，又運用人物畫的劇場性和動態，以不明確的技法與形象來描繪兒童性格與動態，顯示年齡與姿態差異，在居家空間中的自由移動，

---

[230] Debarati Sanyal, "The Tie That Binds: Violent Commerce in Baudelaire's 'La corde'," *Yale French Studies*, 101 (2001), pp. 132-149.

[231] Charles Baudelaire, "Les Contes de Champfleury" (1848), *O. C.*, 2, p. 22. Champfleury, "Grandeur et décadence d'une serinette" (1836), *Chien-Caillou* (Paris: Michel Lévy, 1860), pp. 25-66.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呈現資產階級童年的時間與空間變化。馬內的兒童肖像畫圍繞著社會規範與現實環境，但未全然受限，委婉而堅定地表現男童的英雄氣度。

本文嘗試結合藝術史與文化史的既有成果，進行馬內兒童肖像的個案研究，初步建立明確的參考點，因此突破此前研究的化約現象。透過馬內的兒童肖像，可觀察到他的創作以巴黎為基地，其內容卻具有豐富的跨國文化交流，特別是兒童教育的多樣性，彰顯其題材與視野的寬廣。這點有助於擴充解釋馬內技法的途徑，不再侷限於都市更新所帶來的空間變動和視覺化難題，而可以加入兒童性格與遊戲的開放性。馬內在同一畫作的風格常見不一致現象，例如著名的《草地上的野餐》（1863）之中，古典的裸女與衣冠整齊的現代中產階級男士閒談，華美的靜物鋪排於林野之中，手法很可能受到男童自由混搭服裝的啟發，也相當類似前述兒童形體與背景的風格分裂現象。再者，對於童年文化史的研究而言，馬內的兒童肖像提供了更具體多樣的參考架構，有助於分疏十九世紀童年情感的真實與變動性，呈現資產階級家庭文化的多種向度或異質性，而非單一化的主流價值。預期在加入有關馬內的女童肖像研究之後，將可呈現更多層次的解釋。

（責任編輯：林容伊、劉宜旻、林芯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Ajac, Marie d' (Mme Marie de Saverny)

1878 *La Femme hors de chez elle, en voyage, à la campagne*, Paris: Bureau du Journal La Revue de la Mode.

Anonymous

1892 *Le livre de la famille : les personnes et les choses, savoir-vivre et savoir-faire, morale, éducation, économie domestique, hygiène, soins aux enfants, etc*., Avignon: Seguin frères.

Baudelaire, Charles

1975-1976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2 vols.

1995 English translation, Jonathan Mayn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1964; London: Phaidon, repr..

Broadlands Papers

1860 GC/LA/36A, GC/LA/36A/enc. 1,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Hartley Library.

Champfleury

1860 *Chien-Caillou*, Paris: Michel Lévy, nouvelle ed.

Cohen, Martine

1994 "De l'émancipation àl'intégration: Les transformations du judaïsme français au XIXe siècle (review article)," *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 39e Année*, No. 88. Oct. - Dec., pp. 5-2.

Couture, Thomas

1867 *Méthode et entretiens d'atelier*, Paris.

Darwin, Charles

1877 "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an Infant," *Mind*, 2: 7 (July), pp. 285-294.

Diderot, Denis, ed.

1751-1765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arts et des sciences*, Paris: Briasson.

Droz, Gustave

1882 *Monsieur, Madame et Bébé*, Paris: Hetzel, 1866; Paris: Havard, 116th ed.

Duret, Théodor

1906 *Histoire de Edouard Manet et de son oeuvre*, Paris: Fasquelle.

Dumas, Alexandre

1895 *Fils, Théâtre complet avec préfaces inédites*, vol. 7, Paris: Calmann-Lévy, p. 103.

Fourier, Charles

2006 *Vers une enfance majeure. Textes sur l'éducation*, ed. René Schérer, Paris: La fabrique édition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eud, Sigmund
1995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ed. James Strachey, 1953; London: Hogarth Press, v. 18,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Group 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
Froelich, Lorentz and Pierre-Jules Hetzel
1862 *La Journée de Mademoiselle Lili*, Vignettes by Frölich. Text by un papa [Pierre-Jules Hetzel], Paris: Collection Hetzel.
1869 *Voyage de Mademoiselle Lili autour du monde*, texte par P.-J. Stahl, dessins par Lorentz Froelich, Paris: J. Hetzel.
Genlis, Stéphanie-Félicité Du Crest
1824 *Le petit La Bruyère, ou Caractères et moeurs des enfants de ce siècle*, Paris: Lecointe et Durey.
Guérin, Léon
1841 *Les Enfans du peuple ou Les Fils de leurs oeuvres*, Paris: Vve Louis Janet.
1842 *Physiologie des enfants. Etudes, portraits et caractères des enfants*, Paris: P.-C. Lehuby; rev. ed., Les enfants ou les caractères, Paris: P.-C. Lehuby, n.d.
1843-1857 *Histoire maritime de France*, Paris: Ledoux, 4 vols.
1850 *Les Bons petits garçons, histoires pour la jeunesse*, Paris: Vve Louis Janet.
1855 *Histoire de la marine contemporaine de France par M. Léon Guérin depuis 1784 jusqu'à 1848*, Paris: Adolphe Delahays.
1861 *Les Marins illustres de la France*, Paris: Morizot.
Guérin, Léon, ed.
1835 *Le Livre des enfants de 7 à 14 ans*, Paris: [Béthune et Plon].
1837-1839 *Gazette des enfants et des jeunes personnes. Ouvrage complet d'Education*, Paris.
1862 *Les Nouvelles de l'enfance*, Paris: J. Vermot.
1880 *L'Amour paternel*, Paris, Limoges: F. F. Ardant Frères.
Hamerton, Philip
1876 *Round My House: Rural Life in France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Seeley, Jackson and Halliday.
Janet, Paul
1856 *La famille: leçon de philosophie morale*, Paris: Ladrange.
Manet, Julie
1987 *Journal, 1893-1899*, Paris: Editions Scala.
La Bruyère, Jean de
1696 *Les caractères ou les moeurs de ce siècle, précédé de Les caractères de Théophraste*, Paris: Estienne Michallet.
Lange, Daniel Adolphus
1857 *Lord Palmerston and the Isthmus of Suez Canal. Two Letters Addressed to the Editor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Times," by Daniel Adolphus Lange, London: Richardson, pp. 11-13.

1859 *The Isthmus of Suez canal question: viewed in its political bearings*, London: Richardson.

1862 *Reflections in the Egyptian Desert*, London, pp. 8-12.

1870 "A Narrative of the Suez Canal Work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18: 910 (29 April), pp. 527-533 (528).

Larousse, Pierre

1866-1876 *Grande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 Paris: Administration du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Lemaître, Jules

1887 *Les contemporains: études et portraits littéraires*, 3e série, Paris: H. Lecène et H. Oudin.

Ligne, Charles-Joseph de

2003 *Caractères et portraits*, ed. Daniel Acke, Paris: Champion.

Littré, Emile

1873-1874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Hachette. 4 vols.

Louis-Philippe Ier (roi des Français)

1830 *Ordonnance du Roi du 1er novembre 1830 sur l'école navale établie à Brest sur le vaisseau l'Orion*, Brest: Imprimerie de J. B. Lefournier.

Lucet, Jean-Claude

1780 *Pensées sur plusieurs points importans de littérature, de politique et de religion, recueillies de l'Histoire ancienne et du Traité des études de M. Rollin*, Paris: les frères Estienne, pp. 469-470.

Perez, Bernard

1886 *L'enfant de trois à sept ans*, Paris: F. Alcan, pp. 234, 236.

Pim, Bedford

1858-1859 "Remarks on the Isthmus of Suez,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roposed Canal,"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3: 4, pp. 177-206.

Proust, Antonin

1897 *Edouard Manet. Souvenirs*, Paris, 1996.

Renoir, Jean

1962 *Pierre-Auguste Renoir, mon père*, Paris; Paris: Gallimard, 1981, p. 153.

Rollin, Charles

1799 *Abrégé du Traité des études de Rollin, à l'usage des jeunes gens, des instituteurs et des pères de famille*, Paris: Cérioux; Levacher.

Rouart, Denis

1987 *Berthe Morisot: The Correspondence with Her Family*, trans. Betty W. Hubbbard. Mount Kisto, N.Y.: Moyer Bell.

Rouart, Denis and Daniel Wildenstein

1975 *Manet. Catalogue raisonné*, Geneva: La Bibliothèque des arts, 2 vol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ousseau, Jean-Jacques
1847 *Les Confessions*, Paris: Charpentier. Preface, George Sand.
Saillet, Alexandre de
1842 *Les enfants peints par eux-mêmes: types, caractères et portraits de jeunes filles*, Paris: A. Desesserts.
1843 *Les Écoles royales de France, ou l'Avenir de la jeunesse*, Paris: P.-C. Lehuby.
1844 *Les Enfants en famille ou Le Bonheur de l'enfance*, Paris: Alphonse Desesserts.
Scudéry, Madeleine de
1642 *Les femmes illustres, ou Les harangues héroïques de Mr de Scudéry, avec les véritables portraits de ces héroïnes, tirez des médailles antiques*, Paris: Antoine de Sommaville & Augustin Courbé; 2e part, Paris: T. Quinet et N. de Sercy, 1644.
Surville, Laure
1851 *Les femmes de H. de Balzac. Types, caractères et portraits*, Paris: Vve L. Janet.
Taine, Hippolyte
1872 *Notes sur l'Angleterre*, Paris: Hachette; 1899, 11th ed.
1876 "Note sur l'acquisition du langage chez les enfants et dans l'espèce humaine,"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no. 1 (January 1876), pp. 5-23.
Viollet-le-Duc, Eugène
1873 *Comment on construit une maison: histoire d'une maison*, Paris: Hetzel, 1885, 2nd ed.
Voisin, François-Philippe
1902-1906 *Le canal de Suez* (Paris: Vve C. Dunod), vol. 1, part 1, *Historique administratif et actes constitutifs de la Compagnie*, p. 108.
Warnick, Barbara
1985 "Charles Rollin's Traité and the Rhetorical Theories of Smith, Campbell, and Blair," *Rhetorica: 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Rhetoric*, 3: 1 (Winter), pp. 45-65.
Wolff, Albert
1866 *Mémoires du boulevard*, Paris: Librairie centrale.
1885 *L'écume de Paris: Mémoire d'un parisien*, Paris: Victor-Havard.
1886 *La Capitale de l'art*., Paris: Victor-Havard.
Yriarte, Charles
1864 *Les cercles de Paris, 1828-1864*, Paris: Dupray de La Mahéri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人論著（含圖錄、考古報告）

Aghulon, Maurice
1977 *Le cercle dans la France bourgeoise, 1810-1848: étude d'une mutation de sociabilité*, Paris: Armand Colin.
Alexandre-Bidon, Danièle and Didier Lett
1997 *Les enfants au Moyen Âge, Ve-XV^e siècle*, Paris: Hachette.
Allard, Sébastien
2007 "Entre le roman et l'histoire, le portrait français vers 1835," in Sébastien Allard, Guilhem Scherf, eds., *Portraits publics, portraits privés, 1770-1830*,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pp. 43-57.
Antler, Joyce
2007 *You Never Call! You Never Write!: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Mother*,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ès, Philippe
1962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repr. 1973.
Badinter, Elisabeth
1980 *L'Amour en plus. Histoire de l'amour maternel XVII^e-XX^e siècle*, Paris: Flammarion, repr. 2010.
Bailey, Colin B., ed.
1997 *Renoir's Portraits: Impressions of an Age*, Ottawa: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Barton, Marcella Biro
2004 review article on Ian J. Shaw, *High Calvinists in Action. Calvinism and the City. Manchester and London, c. 1810-1860, Church History*, 73: 4 (December), pp. 868-870.
Barjot, Dominique, Jean-Pierre Chaline, André Encrevé
2002 *La France au XIX^e siècle, 1814-1914*,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Becchi, Egle et Dominique Julia
1998 *Histoire de l'enfance en Occident*, Paris: Seuil.
Bedaux, Jan Baptist and Rudi Ekkart, eds.
2000 *Pride and Joy: Children's Portraits in the Netherlands, 1500-1700*,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Birnbaum, Pierre
1996 *Les fous de la République: Histoire politique des Juifs d'état, de Gambetta à Vichy (Paris: Fayard, 1992);* trans. by Marie Todd, *The Jews of the Republic: A Political History of State Jews in the France from Gembetta to Vich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irnbaum, Pierre
2006 *« La France aux français » : histoire des haines nationalist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Bourdieu, Pierre
1979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icale du jugemen*,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Brown, Marilyn R.
2002 "Introduction: Baudelaire between Rousseau and Freud," in Marily R. Brown, ed., *Picturing Children: Constructions of Childhood between Rousseau and Freud, Burlington*, VT: Ashgate, pp. 1-23.
Brown, Marilyn R., ed.
2002 P*icturing Children: Constructions of Childhood between Rousseau and Freud, Burlington*, VT: Ashgate.
Burlion, Emmanuel
2011 *Franz Xaver Winterhalter*, 1805-1873, [Brest]: [E. Burlion].
Cachin, Françoise, ed.
1983 *Manet*,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Carpenter, Scott
1987 "L'Entreprise classique et le paradoxe dans Les Caractères," T*he French Review*, 60: 6 (May), pp. 772-780.
Clark, Timothy J.
1985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rev. ed.
Corbin, Alain, ed.
1995 *L'avènement des loisirs 1850-1960*, Paris: Aubier.
Couchard, Françoise
1991 *Emprise et violence maternelles*. Etude d'anthropologie psychanalytique, Paris: Dunod.
Dargent, Claude
2009 "L'État et la difficile saisie statistique de la religion: l'exemple des protestants dans lesrecensements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Population* (French Edition), 64: 1 (January-March), pp. 215-232; translated by Catriona Dutreuilh, "Official Statistics on Religion: Protestant Under-Report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Censuses," *Population* (English Edition), 64: 1 (January-March 2009), pp. 203-219.
Darragon, Eric
1991 *Manet*, Paris: Citadelles.
Daumard, Adeline
1963 *La Bourgeoisie parisienne de 1815 à 1848*, Paris: Albin Michel, repr. 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avidoff, Leonore and Catherine Hall
1987; 2002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London: Routledge.
Delumeau, Jean and Daniel Roche, eds.
1990 *Histoire des pères et de la paternié*, Paris: Larousse, repr. 2000.
Desan, Suzanne, French translation by Paul Schor
2002 "Qu'est-ce qui fait un père? Illégitimité et paternité de l'an II au Code civil,"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57e Année, No. 4 (July - August), pp. 935-964.
Doran, Michael, ed.
1978 *Conversations avec Cézanne*, Paris: Macula.
Farnie, D. A.
1969 *East and West of Suez: the Suez Canal in History, 1854-195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letcher, Anthony
2008 *Growing Up in England: the Experience of Childhood, 1614-19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uchs, Rachel G.
2000 "Seduction, Paternity, and the Law in Fin de Siècle Franc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2: 4 (December), pp. 944-989.
Garrioch, David
1997 *The Formation of the Parisian Bourgeoisie, 1690-18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ay, Peter
1993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New York: Norton, pp. 190-197.
Germer, Stefan
1999 "Pleasurable Fear: Géricault and Uncanny Trends at the Ope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rt History*, 22: 2 (June), pp. 159-183.
Glénisson, Jean
1985 "Le livre pour la jeunesse," in Roger Chartier and Henri-Jean Martin, eds.,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ome 3, Le temps des éditeurs. Du rmantisme à la Belle Epoque*, Paris: Fayard, pp. 461-495.
Gobot, Edmond
1925 *La barrière et le niveau: étude sociologique sur la bourgeoisie française moderne*, Paris: Félix Alcan; repr.,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4.
Green, Anna
2007 *French Paintings of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1848-1886*, Burlington, VT: Ashgat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ruber, Georges Berstein and Gilbert Maurin
1988 *Bernstein le magnifique: cinquante ans de théatre*, de passions et de vie parisienne, [Paris]: J.-C. Lattès.
Guégan, Stéphane, ed.
2011 *Manet: inventeur du Moderne*, Paris: Musée d'Orsay.
Harrison, Carol E
1999 *The Bourgeois Citizen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Gender, Sociability*, and the Uses of Emu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ywood, Colin
2007 *Growing Up in France: From the Ancien Régime to the Third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nt, Lynn
1992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Kloek, Joost and Wijnand Mijnhardt
2004 *Dutch Culture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 vol. 2, 1800: Blueprints for a National Community*, The Hague, 200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La Mode illustrée: journal de la famille, Paris : Firmin-Didot, 1860-1937.
Le Men, Ségolène
1989 "L'Age de nature et ses livres," in Isabelle Havelange, Ségolène Le Men, eds., *Le Magasin des enfants. La littérature pour la jeunesse* (1750-1830), Monteuil: Bibliothèque Robert-Desnos), pp. 41-82.
Libourel, Jean-Louis
2012 "La Carrosserie, un art français," in Christopher Augerson, Jacques-Olivier Boudon, Hélène Delalex, et al. *Roulez carrosses!*, Paris: Skira-Flammarion, pp. 107-145.
Locke, Nancy
2001 *Manet and the Family Rom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Baudelaire's 'La Corde' as a Figuration of Manet's Art," in Marily R. Brown, ed., *Picturing Children*, Burlington, VT: Ashgate, pp. 89-102.
Luc, Jean-Noël
1989 "'A trois ans, l'enfant devient intéressant...': La découverte médicale de la seconde enfance (1750-1900),"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36: 1 (January-March), pp. 83-112.
1997 *L'invention du jeune enfant au XIX^e siècle. De la salle d'asile à l'école maternelle*, Paris: Belin.
Luxenberg, Alisa
2008 *The Galerie espagnole and the Museo Nacional 1835-1853: Saving Spanish Art, or the Politics of Patrimony*, Aldershot,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nson, Michel
2001 *Jouets de toujours, de l'antiquité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Fayard.
Marlowe, John
1964 *World Ditch: the 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New York: Macmillan.
Marshall, Noreen
2008 *Dictionary of Children's Clothes: 1700s to Present*,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Martin, F. David
1961 "On Portraiture: Some Distinctions,"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20: 1 (Autumn), pp. 61-72.
Martin, Jean
1987 *L'Empire renaissant*, 1789-1871, Paris: Denoel.
Mauner, George
2001 *Manet: The Still-Life Paintings*,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Mause, Lloyd de, ed.
1974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Maza, Sarah
2003 *The Myth of the French Bourgeoisie: An Essay on the Social Imaginary, 1750-18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Amy
2007 *Dressed to Kill: British Naval Uniform, Masculinity and Contemporary Fashions 1748-1857*, Londo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Misrahi, Colette
1991 *La Comtesse de Ségur ou la mère médecin, suivi du texte de la comtesse de Ségur "La santé des enfants"*, Paris: Editions Denoel, pp. 11-18, 66-69.
Mozoyer, Louis
1938 "Catégories d'âge et groups sociaux. Les jeunes générations françaises de 1830,"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0: 53 (Septembre), pp. 385-423.
Mension-Rigau, Eric
1994 *Aristocrates et grands bourgeois: education, traditions*, valeurs, Paris: Perrin.
Musset, Paul de
1848 *Les Originaux du XVII^e siècle*. Galerie de portraits, Paris: Charpentier.
Naouri, Aldo, Sylvie Angel, Philippe Gutton
2005 *Les Mères juives n'existent pas... mais alors, qu'est-ce qui existe?*, Paris: Odile Jacob.
Nuding, Gertrude Prescott
1992 "Britishness and Portraiture," in Roy Porter, ed., *Myths of the English*, Oxford: Polity Press, pp. 237-2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armegiani, Claude-Anne
1989 *Les petits français illustrés 1860-1940*, Paris: E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
Perrinjaquet, Roger
1979 “La genèse de la chamber d’enfant dans la pensée architecturale,” 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 no. 204-206, pp. 89-93.
Perrot, Michelle
2009 *Histoire de chambr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Plumb, J. H
1975 “The New World of Children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no. 67 (May), pp. 64-93.
Pointon, Marcia
1993 *Hanging the Head: Portraiture and Social Form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orter, Roy
1995 “Les Anglais et les loisirs,” in Alain Corbin, ed., *L’avènement des loisirs 1850-1960*, Paris: Aubier, pp. 21-54.
Popier, Jennifer J.
2008 *Rousseau’s Daughters: Domesticity, Education, and Autonomy in Modern France*, Durham,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Press.
Retford, Kate
2006 *The Art of Domestic Life: Family Portrai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 Benjamin and Rudolf Dekker
1995 *Childhood, Memory and Autobiography in Holland: From the Golden Age to Romantic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Rosenblum, Robert
1988 *The Romantic Child. From Runge to Sendak*,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Robertson, Priscilla
1974 “The Home as a Nest: Middle-Class Child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in Lloyd De Mause,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pp. 407-431.
Roche, Daniel
2011 *La Gloire et la puissance. Histoire de la culture équestre XVI^{e}-XIX^{e} siècle*, Paris: Fayard.
Roe, Sue
2007 *The Private Lives of the Impressionists*, New York, 2006; London: Vintage.
Rosenblum, Robert
1988 *The Romantic Child: from Runge to Sendak*, Lonon: Thames and Huds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ubin, James H., ed.
2010 *Manet*, Paris: Flammarion.
Sanyal, Debarati
2001 "The Tie That Binds: Violent Commerce in Baudelaire's 'La corde'," *Yale French Studie*s, No. 101, pp. 132-149.
Schama, Simon
1986 "The Domestication of Majesty: Royal Family Portraiture, 1500-1850,"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7: 1 (Summer), pp. 155-183.
1987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New York; New York: Vintage Books Edition, 1997.
Shaw, Ian J.
2002 *High Calvinists in Action. Calvinism and the City. Manchester and London*, c. 1810-18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vens, MaryAnne and Lawrence W. Nichols, eds.
2012 *Manet: Portraying Life*,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
Tabarant, Adolphe
1931 *Manet. Histoire catalographique*. Paris: Editions Montaigne.
1947 *Manet et ses oeuvres*, Paris: Gallimard.
Thierry, Solange, ed.
2004 *Au coeur de l'impressionnisme: la famille Rouart*, Paris: Paris-musées.
Thomas, Greg M.
2010 *Impressionist Children: Childhood, Family, and Modern Identity in French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interow, Gary, ed.
2003 *Manet/Velázquez. The French Taste for Spanish Painting*,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osh, John
2007 *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and the Middle-Class Home in Victoria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scherny, Nadia
1987 "Likeness in Early Romantic Portraiture," *Art Journal*, 46: 3 (Autumn), pp. 193-199.
Vincent-Buffault, Anne
2010 *Une Histoire de l'amitié*, Montrouge, France: Bayard.
Wiesz, George
2006 *Divide and Conquer: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Medical Speci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ilson-Bareau, Juliet
2003 “Manet and Spain,” in Gary Tinterrow and Geneviève Lacambre, eds., *Manet/Velázquez. The French Taste for Spanish Paint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203-251.
Wilson-Bareau, Juliet and David Degener, eds.
2004 *Manet and the Se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oodward, L.
1938 “Caractères généraux des relations franco-anglaises entre 1815 et 1870,”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13: 32/33, Nouv. Ser. Tome 7 (March - June), pp. 110-1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Edouard Manet, *Children in the Tuileries*, 1862. Oil on canvas, 36 x 46.5 cm. Museum of Art, Rhode Island.

圖2　Edouard Manet, *Boy with Cherries*, c. 1859. Oil on canvas, 65 x 55 cm. Museu Calouste Gulbenkian [Fundacao Calouste Gulbenkian], Lisbon.

圖3　Edouard Manet, *The Young Lange*, c. 1861. Oil on canvas, 115 x 72 cm. Staatliche Kunsthalle, Karlsruhe.

圖4　Edouard Manet, *Portrait d'Henry Bernstein enfant*, 1881. Oil on canvas, 135 x 97 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5　Edouard Manet, *Boy with a sword*, 1861. Oil on Canvas, 131.1 x 93.4 cm.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圖6　Francisco de Goya, *The Family of the Dugues de Osuna*, 1788. Oil on canvas, 225 x 174 cm. Museo del Prado, Madrid.

圖7　Pierre-Auguste *Renoir, Paul Meunier*, 1877. Oil on canvas, 46 x 38 cm. Stiftung "Langmatt" Sidney und Jenney Brown, Baden, Switzerland.

圖8　Edouard Manet, 3 April 1846. Daguerreotype. Courtesy Alain Clairet, Paris.

圖9　Edouard Manet, *Portrait of Monsieur and Madame Auguste Manet*, 1860. Oil on canvas, 110 x 90 cm. Musée d'Orsay, Paris.

圖10　Claude Monet, *Jean Monet on His Hobby Horse*, 1872. Oil on canvas, 60.6 x 74.3 cm.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圖11　Pierre-Auguste Renoir, *Paul Haviland*, 1884. Oil on canvas, 57 x 43 cm.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圖12　Sailor suit worn by the Prince of Wales on the Royal Yacht in 1846. From Amy Miller, *Dressed to Kill: British Naval Uniform, Masculinity and Contemporary Fashions 1748-1857* (Londo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2007), fig. 76, p. 87.

圖13　A young boy dressed in a sailor suit stands in front of a sundial in a garden in 1901. Fawsley, Northamptonshire. National Monuments Record, Heritage Explorer: Images for Learning, reference number BB98/10803.

圖14　Alfred Rudolph Waud, *Sailor on Sentry*, between 1860 and 1865. Pencil on cream, 18.3 x 11.7 cm.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20540.

圖15　Edouard Manet, *The Tragic Actor* (*Rouvière as Hamlet*), 1865. Oil on canvas, 187.2 x 108.1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圖16　Edouard Manet, *Jacques Hoschedé enfant (Boy in Flowers)*, 1876. Oil on canvas, 60 x 97 cm. National Museum of Western Art, Tokyo.

圖17　Edouard Manet, *The Monet Family in Their Garden at Argenteuil*, 1874. Oil on canvas, 61 x 99.7 cm.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New Yor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8 Edouard Manet, *Portrait de Julie Manet bébé*, 1879. Oil on canvas, 36 x 33 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19 Berthe Morisot, *Femme à l'éventail ou Tête de jeune fille*, 1876. Oil on canvas, 62 x 52 cm. Collection de Mme Alexander Lewyt, New York.

圖20 Lorentz Froelich and Pierre-Jules Hetzel, *Voyage de Mademoiselle Lili autour du monde* (Paris: J. Hetzel, 1869), illustration to page 4.

圖21 Claude Monet, *Apartment Interior*, 1875. Oil on canvas, 81.5 x 60.5 cm. Musée d'Orsay, Paris.

圖22 Edouard Manet, *Boy Carrying a Tray, or Boy with Fruit*, 1860-1861. Watercolor and gouache over graphite on paper, 21 x 11.4 cm. The Phillips Collection, Washington, D.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　Edouard Manet, *Children in the Tuileries*, 1862. Oil on canvas, 36 x 46.5 cm. Museum of Art, Rhode Island.



圖2　Edouard Manet, *Boy with Cherries*, c. 1859. Oil on canvas, 65 x 55 cm. Museu Calouste Gulbenkian [Fundacao Calouste Gulbenkian], Lisbon.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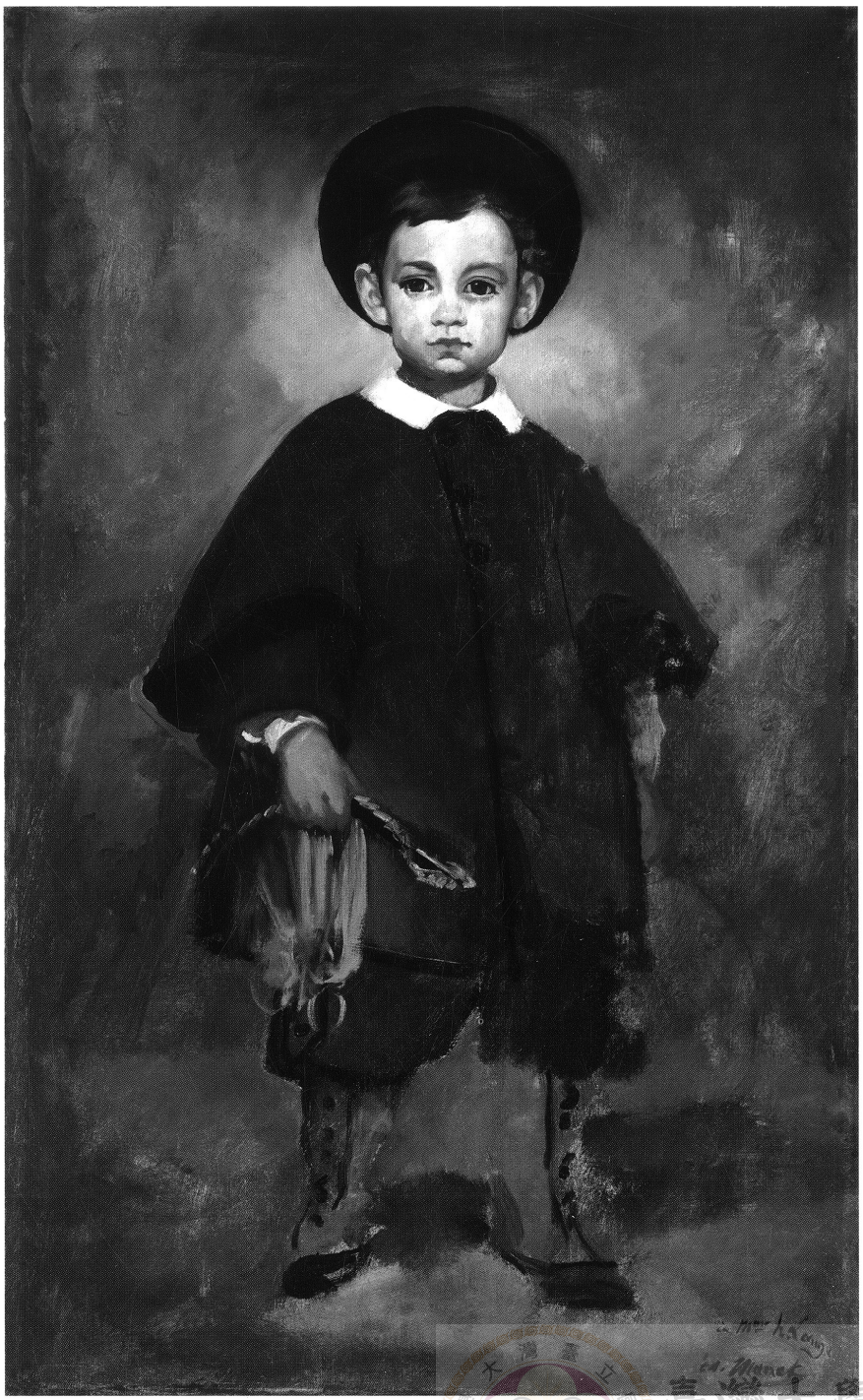


圖3 Edouard Manet, *The Young Lange*, c. 1861. Oil on canvas, 115 x 72 cm. Staatliche Kunsthalle, Karlsruh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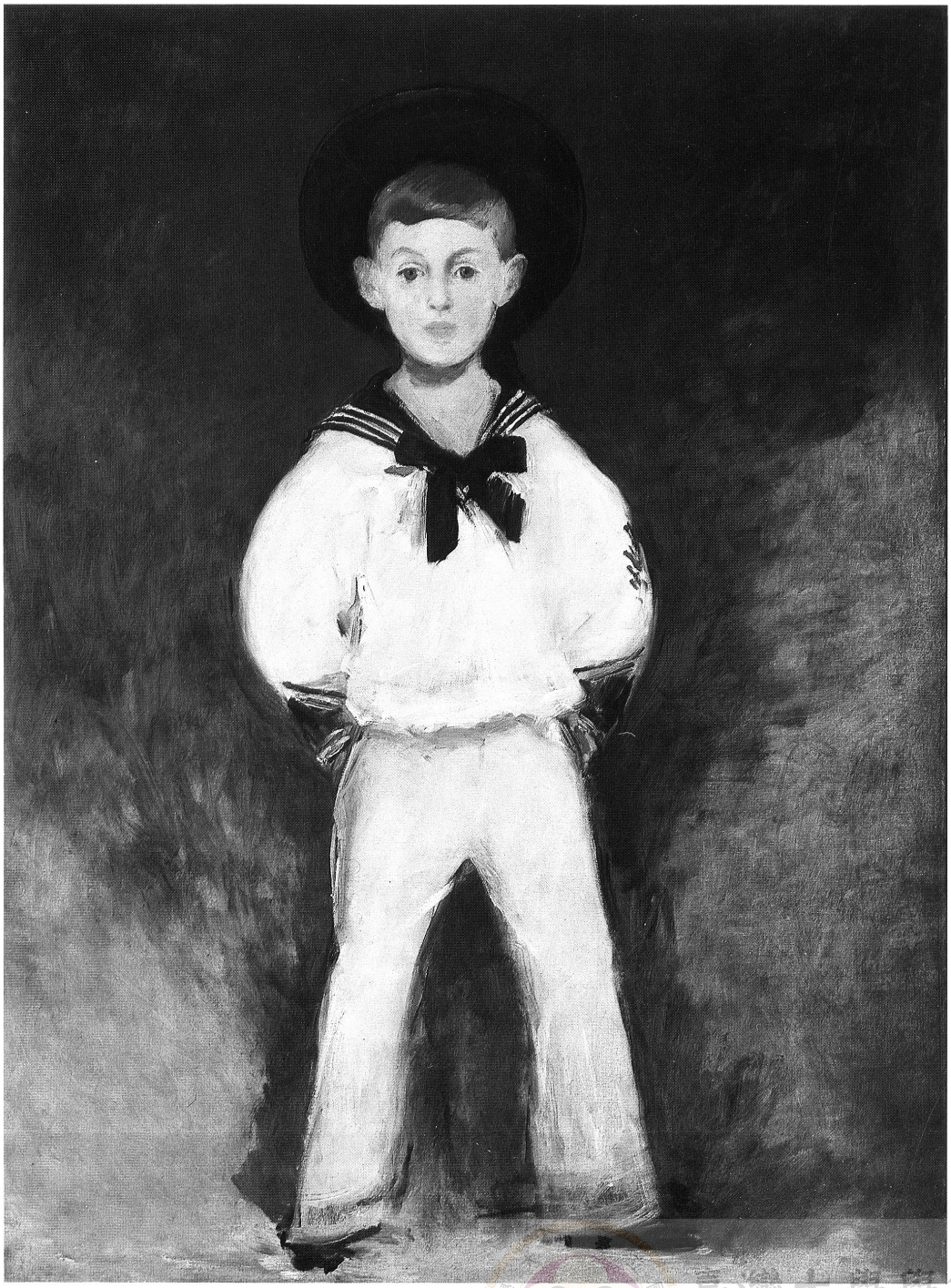


圖4　Edouard Manet, *Portrait d'Henry Bernstein enfant*, 1881. Oil on canvas, 135 x 97 cm. Private collection.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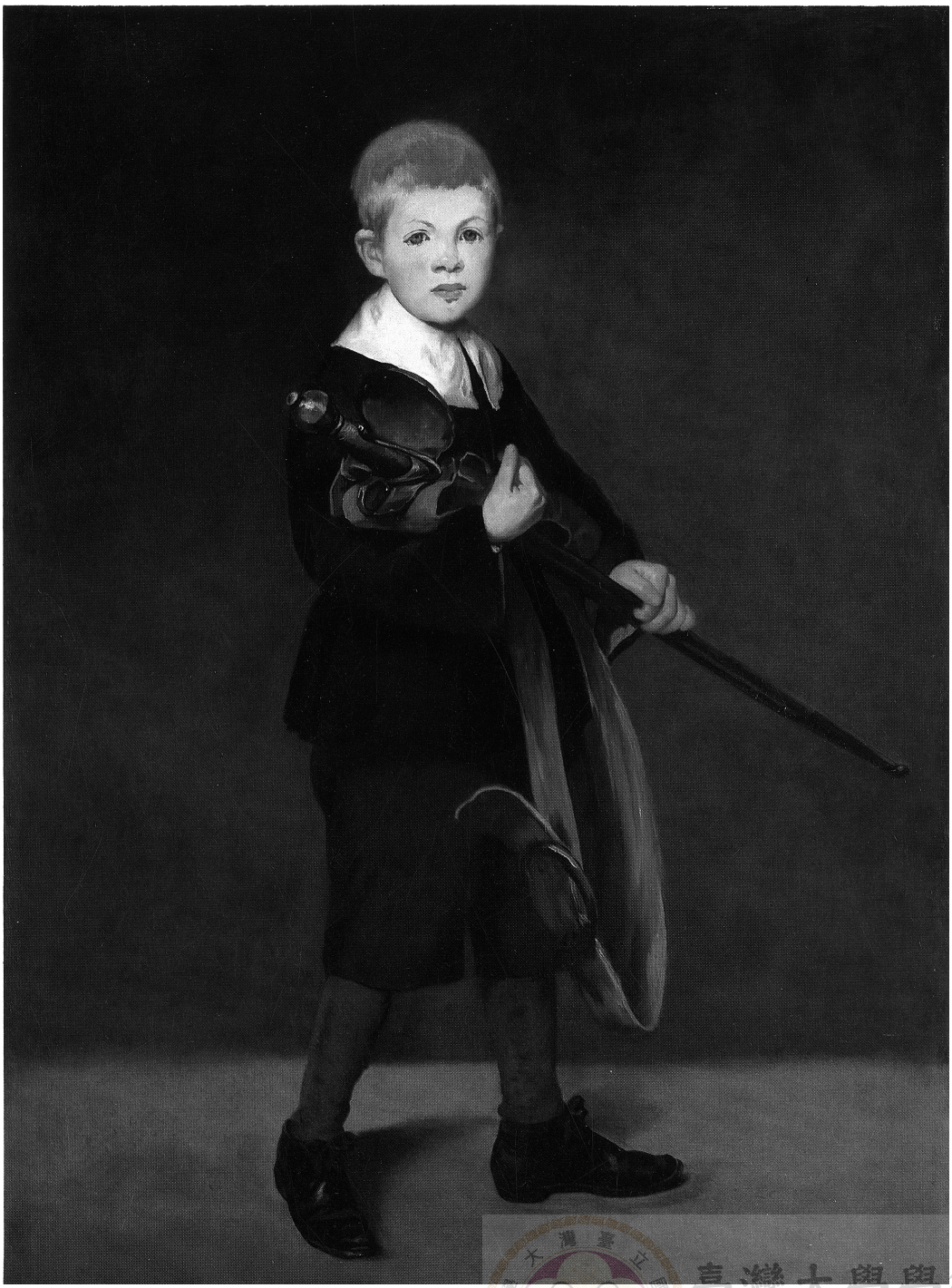


圖5 Edouard Manet, *Boy with a sword*, 1861. Oil on Canvas, 131.1 x 93.4 cm.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 Francisco de Goya, *The Family of the Dugues de Osuna*, 1788. Oil on canvas, 225 x 174 cm. Museo del Prado, Madri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7 Pierre-Auguste *Renoir, Paul Meunier*, 1877. Oil on canvas, 46 x 38 cm. Stiftung "Langmatt" Sidney und Jenney Brown, Baden, Switzerland.



圖8 Edouard Manet, 3 April 1846. Daguerreotype. Courtesy Alain Clairet, Pari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9　Edouard Manet, *Portrait of Monsieur and Madame Auguste Manet*, 1860. Oil on canvas, 110 x 90 cm. Musée d'Orsay, Pari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0 Claude Monet, *Jean Monet on His Hobby Horse*, 1872. Oil on canvas, 60.6 x 74.3 cm.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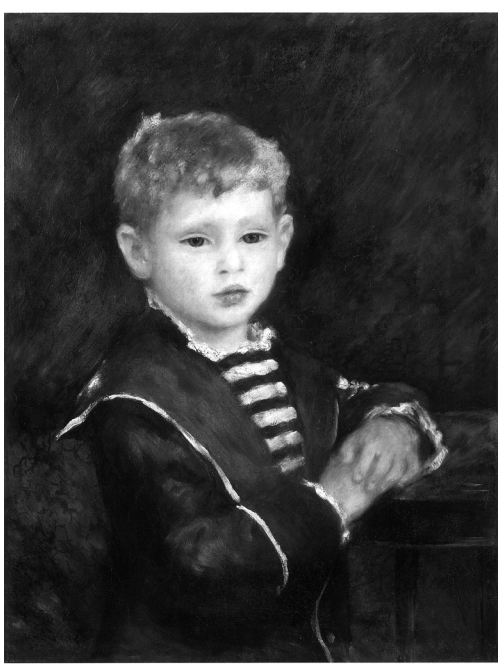


圖11 Pierre-Auguste Renoir, *Paul Haviland*, 1884. Oil on canvas, 57 x 43 cm.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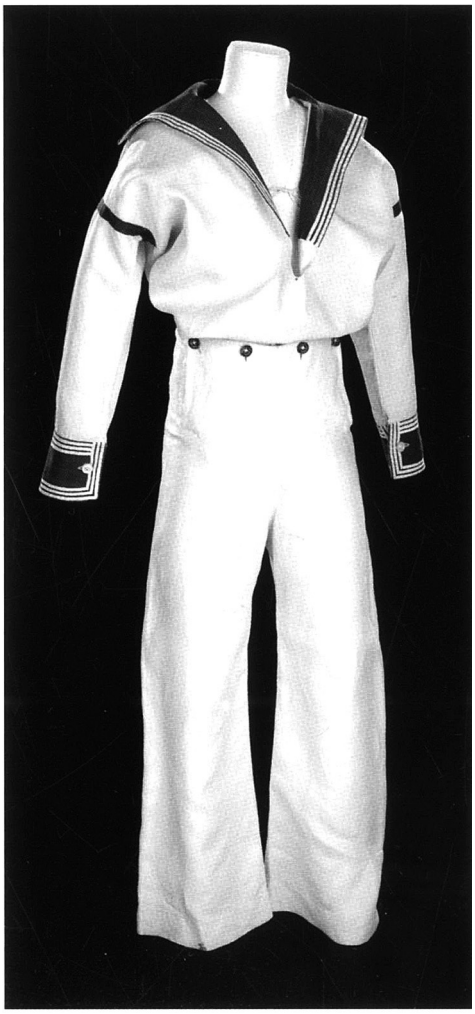


圖12　Sailor suit worn by the Prince of Wales on the Royal Yacht in 1846. From Amy Miller, Dressed to Kill: B*ritish Naval Uniform, Masculinity and Contemporary Fashions 1748-1857* (Londo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2007), fig. 76, p. 87.



圖13　A young boy dressed in a sailor suit stands in front of a sundial in a garden in 1901. Fawsley, Northamptonshire. National Monuments Record, Heritage Explorer: Images for Learning, reference number BB98/108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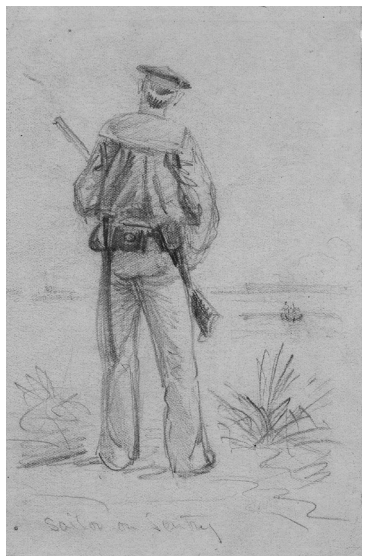


圖14　Alfred Rudolph Waud, *Sailor on Sentry*, between 1860 and 1865. Pencil on cream, 18.3 x 11.7 cm.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2054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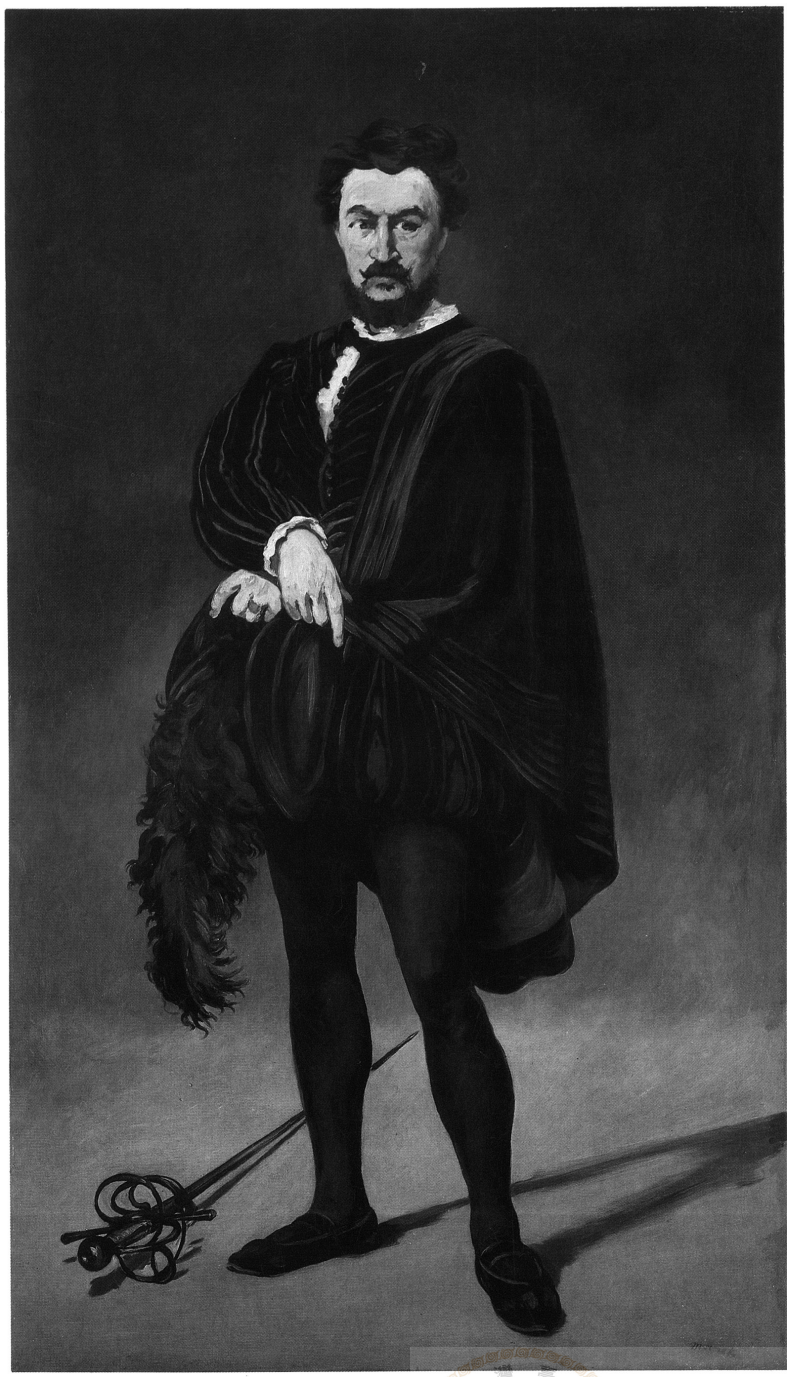


圖15 Edouard Manet, *The Tragic Actor* (*Rouvière as Hamlet*), 1865. Oil on canvas, 187.2 x 108.1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6　Edouard Manet, *Jacques Hoschedé enfant (Boy in Flowers)*, 1876. Oil on canvas, 60 x 97 cm. National Museum of Western Art, Tokyo.



圖17　Edouard Manet, *The Monet Family in Their Garden at Argenteuil*, 1874. Oil on canvas, 61 x 99.7 cm.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New Yor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8 Edouard Manet, *Portrait de Julie Manet bébé*, 1879. Oil on canvas, 36 x 33 cm. Private Collec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9 Berthe Morisot, *Femme à l'éventail ou Tête de jeune fille*, 1876. Oil on canvas, 62 x 52 cm. Collection de Mme Alexander Lewyt, New Yor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0 Lorentz Froelich and Pierre-Jules Hetzel, *Voyage de Mademoiselle Lili autour du monde* (Paris: J. Hetzel, 1869), illustration to page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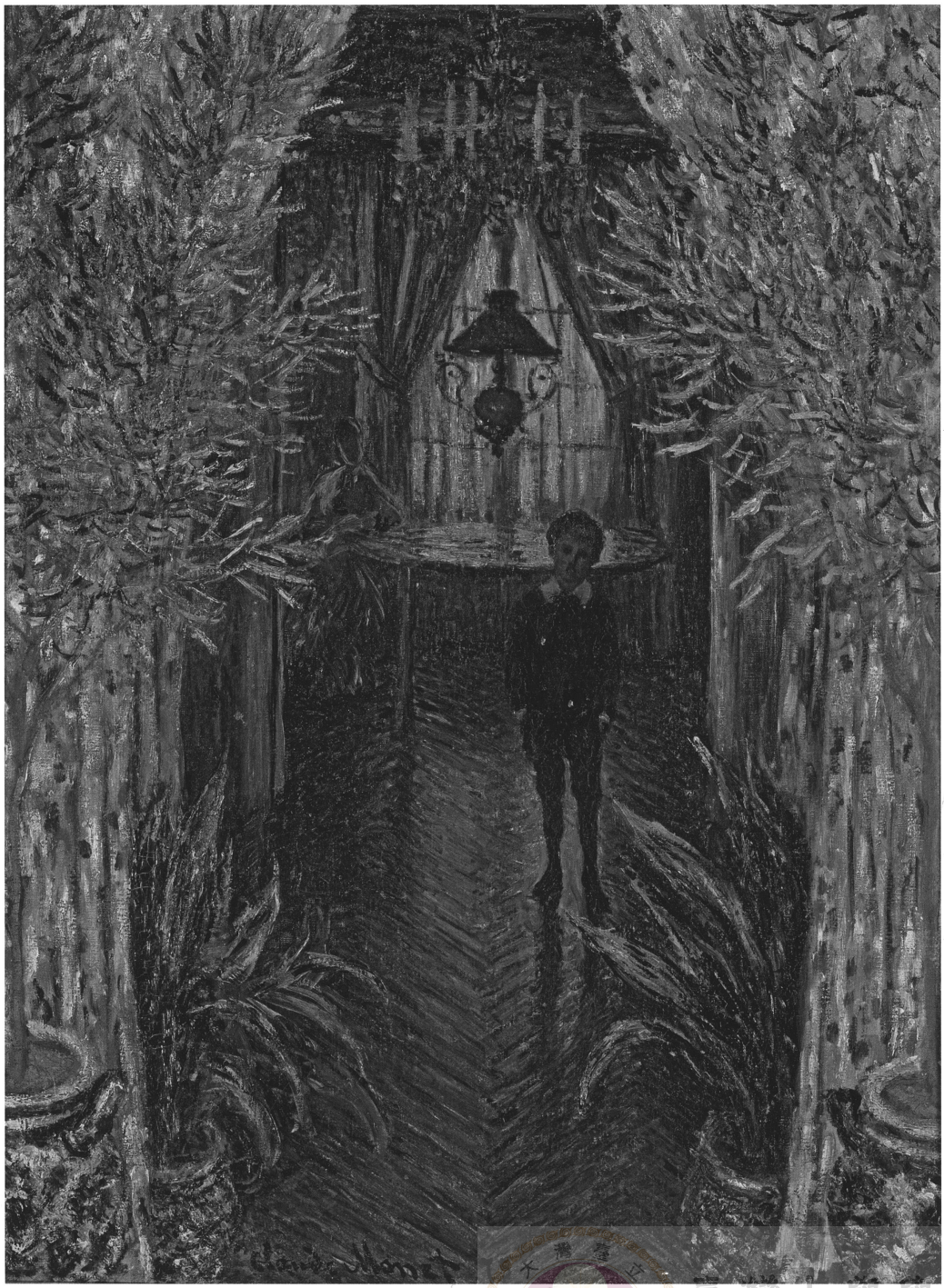


圖21　Claude Monet, *Apartment Interior*, 1875. Oil on canvas, 81.5 x 60.5 cm. Musée d'Orsay, Pari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2 Edouard Manet, *Boy Carrying a Tray, or Boy with Fruit*, 1860-1861. Watercolor and gouache over graphite on paper, 21 x 11.4 cm. The Phillips Collection, Washington, D.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net's Child Portraits and Childhood of the Bourgeoisie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Liu, Chiao-m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douard Manet (1832-1883) frequently painted children of various ages and social backgrounds. The subject matter included portraits, street musicians, servants, children playing in private or public gardens, as well as loitering teenagers. Together, these works form a large collection with rich and varied content, yet they have received scant attention from art historians to date, leaving these works underappreciated and under-researched. This essay focuses on two portraits Manet made of male children, and explains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and modernity of each work. Manet painted child portraits throughout his creative career, providing a relatively broad structure for comparison. Further, many of his subjects drew from intercultural families, comprising a diverse selection of children from the contemporary Parisian bourgeoisie. While portraits have long been viewed as the art of expressing the subject's integrity or disposition, child portraiture could be described as an examination of the character still in formation, with either the painter or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work selecting the qualities to be represented in the portrait. Child portraiture connects contemporary imagery, discourse, and social realities to form a complex cultural history. Manet's child portraits reveal his response to the Parisian bourgeoisie's concepts of childhood, and these works constitute a rich body of examples for comparison.

Keywords: Manet, portraiture, childhood, Paris, nineteenth centur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